

主人

第七卷 第十期

● 錄 目 ●

普勸預約大藏經	念生
中日韓三國歷代所刊中文大藏經述要	釋道安
知難行易學術探微	蘇邨國
禪的立場	東初
略論心性之學	謝鳴泉
佛法在現代社會的重要性	融熙
基隆月眉山靈泉寺傳戒期中戒律講演錄	南亭
環島弘法記	煮雲
漫談人生問題	念生
釋迦牟尼佛傳	摩迦



(墩煌石佛)

人生雜誌社發行

普勸預約影印大藏經

念 生

自從影印大藏經開始進行以後，海內外素大德，或參加計劃，或贊助宣傳，或分擔責任，或助理事務，這樣團結合作的精神，象徵着佛教前途的無限光明。這是一件佛事，是一件破天荒自古未有的佛事，出力辦事的人是主體，出資購藏的人，更是主體，就像一個講經法師，講經法師是主體，聽經善信更是主體，若沒有聽經善信，只有講經法師，他給誰講？若沒有出資購藏的人，只有出力辦事的人，他給誰辦？然而法會若只有聽經善信，沒有講經法師，那是不行，所以講經法師，在法會裏有其重要性，若只有出資購藏的人，自然能找出出力承辦的人，而出力承辦的人，在印藏上並沒有重要性，只有出資購藏的人，才是唯一重要的主體。那末今天影印大藏經，誰是出資購藏的人，當然以全世界佛教徒為對象，而並非有意研究佛教的人。以及反對佛教的人。印藏的事，賴諸位負責人的努力，號稱籌備就緒。但預約尚未滿期，出資購藏的人，能否達成理想，尚未可知。若是全世界佛教徒，為研究佛教的人與反對佛教的人，能在力之所及，參加預約，則千部理想，不難達到，這一破天荒的從古未有的佛事，便圓滿成功。有人說：「你為什麼說這是破天荒的從古未有的佛事呢？」我說：歷代編藏刻藏，多數是由政府主辦，即或有私人辦理的，也是在時局承平，物力充裕的時候，我們這次雖然僅是仿印成書，較為省力，但既非政府主辦，又不在時局承平，物力充裕的時候，不必遠比古人，即與頭加精舍的仿印安藏，商務印書館的仿印續藏相比較，他們是何等實力？豈敢望其萬一？然而我們現在的困難環境，也要辦這樣大事，所以說是破天荒的從古未有的，然而我們何所恃呢？我們所恃的就是全世界的佛教徒及研究佛教的人，與不反對佛教的人踴躍參加預約。在我國君主時代，請一部藏經，談何容易？須由禮部轉奏請旨，才能雇工刷印，每一個寺廟，都以請藏當作驚天動地的大事，寺廟的住持，若是經手請來一部藏經，就無疑義的要被尊為一代祖師了。民國以來雖然較為容易，但是也要付出一筆巨款，即以我們影印的原本大正藏正編而言，當初刊行時是日金六百六拾元，現在日本舊書店則售日金八萬元，而我們這次影印，只需臺幣三千元，這也是破天荒的，從古未有的，我想全世界的佛教徒及研究佛教的人，與不反對佛教的人，應該是樂於參加預約的。有人說：「你向佛教徒普勸預約，也就是了，為什麼又說研究佛教的及不反對佛教的？這兩句話有什麼分別，豈不是故意給索嗎？」我說：大有分別，佛教徒三字，容易明白，研究佛教的，不見得是佛教徒，不反對佛教的，不見得是研究佛教。「不是佛教徒不研究佛教為什麼要請大藏經呢？」我先舉一個例子，我們這次為了影印大藏經，託人在日本請一部大正藏作為底本，所託的人給我們來信，附帶說到日本有一部錄裝大藏經，已被東海大學請去了，誰都知道東海大學是基督教教會在臺灣新設立的學校，他們還需要一部大藏經，這證

明不是佛教徒也可研究佛教。其實何必舉東海大學的例，日本所存各種大藏經，在二次大戰後，多為美國人買去以致供不應求，價值昂貴，乃是盡人皆知的事，大藏經本有宗教與學術兩個立場，這是屬於學術方面的問題，至於不反對佛教，也不研究佛教的人，也有請藏的可能，則不是學術問題而是經濟問題，總而言之，佛教徒應該基於修持觀念而請藏，非佛教徒而研究佛教的人，應該基於學術觀念而請藏。不反對佛教而亦不研究的人，應該基於經濟觀念而請藏。我現在由修持觀念，學術，經濟四個觀念，加以解說，作為普勸預約的理由。首先要說修持觀念，修持兩個字的解釋，是修明其道而持之於身，普通人認為佛教的修持，只是吃齋念佛，參禪打坐，超凡入聖，成佛作祖，屬於出世方面的事，其實不然。佛教是由想而仁，由仁而聖，由聖而神。始於北民淑世終於斷妄證真。以出世的心，行入世的事，以入世的因，增出世的果，自他不二，人我一如，集眾說之大成，示生命之準則，使人心歸於至善，世界趨於大同，這些道理，非閱讀大藏，不能明了。不但這些道理，必須閱讀大藏，即吃齋念佛參禪打坐等事，若不閱讀大藏，也是知其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不學佛的人不必說，已學佛的人，只讀了一兩本經典。讀金剛經便認為佛法只有空寂，讀禪經，便認為諸宗只有淨土。金剛經，何嘗不是無上妙法？但是必須與他經相融合貫通，才足以窺佛教之全以增其深信助其不退。這是普勸佛教信徒基於修持觀念，應該請藏的理由。

其次要談到學術觀念，若有人說：我沒有閒暇時間或不能閱讀，我們就要說到福德觀念，稍懂佛學的人，都會說佛經是諸佛慧命所寄。慧命這兩個字，粗淺一些講，可以說是精神。那末就得說佛經是諸佛的精神，不但是諸佛的精神，而且是我們的精神。就是說，由這裏啟示可以使我们精神，離虛妄而證真常。換言之，佛經不但是諸佛的慧命所寄，而且也是我們的慧命所寄，我們恭敬諸佛，是恭敬諸佛的色身呢？是恭敬諸佛的法身呢？金剛經說：「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謂相非相，即是法身，法身即是慧命，慧命即是經典。經典雖是有相之物，而能證無相之理，名曰法寶，即是法身。佛祖一再述說對於經典恭敬供養禮拜讚歎，福德不可思量，此中確有至理。對於一經一咒，恭敬供養禮拜讚歎，其福德已不可思量，何況對於全部大藏，恭敬供養禮拜讚歎，其福德還可以算數比喻說盡嗎？恭敬供養，禮拜讚歎，不需要多少時間，也不需要必能閱讀，況且有了這一部大藏經，我現在無暇閱讀，將來或者有限閱讀，我本身無力閱讀，我的親戚朋友，以及將來轉轉無盡的人，或者有力閱讀，如果有一個閱讀的人，去惡從善，斷惡證真，獲得利益，獲得果證，都應該歸之於請藏之功，這也是福德無量的理由。再說一個較小的好處，我們信佛的人，假設只供了一尊佛像反對的人就可以給我們加上拜偶像，迷信，種種不好名

詞。若是供了一部大藏經，他們見了這樣浩如烟海的著作，就不敢妄加批評了，若是他再批評，我們可以請他把這部書看明白了再行張口，他必無話可答。這還指私人供養而言，若是寺廟之中，誠如方倫居士所說，「凡供有大藏經者，其寺之聲價必大增。」試看歷代祖師的本傳，差不多都有藏經一事，公認爲不朽盛業，現在寺廟住持，一切修證，不能趕上祖師，固所難知，而這一項總是容易仿效的。這是佛教徒基於福德觀念，應該讚美的理由。

第三要說學術觀念：這項與前述修持觀念相同。但是修持觀念，是指信佛的人，學術觀念，是指不信佛的人。若問不信佛的人，爲什麼要研究大藏經呢？就是因爲大藏經的內容，不但有宗教關係，而且有哲學、心理學、文學、歷史學的關係，都是研究學術的人，所不應忽略的。哲學心理學方面，如相宗禪宗的理論，已爲世界所重視。文學歷史方面，如法苑珠林，經律異相，宏明集，高僧傳，傳燈錄，翻譯名義記，大唐西域記等書，都是治國學的所必讀，現在買得這幾部書，談何容易？而在藏裏只算是一小部份。尤其這一個宗教，支配了東半球幾萬萬人民的思想，經過幾千年之久，受了多少次的摧毀而依然存在，更是每一個研究人文學術的人所應留意，前舉美國人購買藏經，他們多是耶教信徒，而重視這項研究，是確有道理的。這是基於學術觀念而讚美理由。

第四要從經濟觀念，學術觀念與經濟觀念，都就非佛教徒而言，而佛教徒也不例外，所說經濟，指本書的定價。前述說這，這是國內外自有大藏經以來，不能比擬的廉價，我敢說在這個價值未宣佈以前，誰也不能預測到這樣低廉，因爲主持辦事的人，本不以營利爲目的。若是與市面書店所售同樣的書，加以比較，即可明瞭。換言之，這部書無論存到何時，只能比原價值的少，不會比原價值的少，因此就可以談到經濟問題了。假設我們在佛教上作功德，如修廟齋僧等等，功德是有了，但是拿出的錢，不會再收回來，也就是拿錢換了功德，而請藏這件事，功德既不可思議，同時獲得一部大藏經，永遠算得一項財產，不但在功德方面劃得來，在經濟方面，也是劃得來的，有人說：「轉手出售爲什麼還有功德？」這就是本文開首所說若沒有請藏的人，則印藏的事不會成功。不但轉手出售算功德，即出售獲利也算功德。例如唐朝以前，唐人寫經，宋朝以後，唐人刻經，受雇的人，雖然取得工資解決生活，但也有其功德，歷代這種公案甚多，書上的記載，不必抄寫，說一件我親自趕上的事，在民國十三年，有一位信佛的大居士，在西湖修一座「字草堂」，仿照比國滑鐵盧鐵畫的辦法，由天恩取光線，周圍畫畫連接，使人身入其中，如到極樂世界。請了留學法國專學美術的陳曉江，畫成畫，用二丈多高一丈多寬的畫布，共成若干張，會運到各地展覽，影印成冊出售，我在北平中央公園水榭參觀過，確是另一畫法，神彩逼真，據說陳曉江爲了這一畫，研究淨土經典一年之久，工作二年之久，陳曉江本不是佛教徒，後來不久便死了，臨死安詳念佛，雖久修的

人所不能及，這就是營利不碍功德的證據，反過來說，若是爲營利而作惡事，是不是有罪呢？當然是有罪，那末爲營利而作佛事，怎麼能無功呢？佛禁釋販如來，是指出家僧侶而言，與手不觸錢的戒律，同一用意，在家人是不相干的。販賣佛像佛經的人，不但無形中對於佛經佛作了保存流通的事，而且每天口中不定說多少遍佛名經名。這些佛名經名，都是歷代翻開的，一歷耳根終成道種，這是基於經濟觀念應該讚美的理由。

我以上四種觀念，普勸大家預約大藏經，或者有人說：「你說了少理由，沒有錢也是辦不到的，」不錯，這是一個重要問題，我看了人生七卷九期，陳智溫居士給心悟法師的信，由全家父子叔姪，節衣縮食，分擔一部，這樣熱心求法的精神，與經上所說爲四句偈不惜身命，有何區別？因此我想到當年大正藏初出版時，我在哈爾濱作小差事，每月只有哈洋九十元的收入，而請藏每月需日幣十二元加郵費一元二角，約值哈洋三十元，餘下六十元，實不能維持全家生活，那時我們夫婦都吸紙烟，每日自吸及待客，差不多哈洋一元，我和內子商妥，戒除紙烟並不以款客，用這筆錢請藏後來藏經請齊了，內子烟捲又吸上了，我則一戒到底。若說我在藏經裏得了什麼了，有了什麼利益，決不敢這樣自負。我不過戒除一項嗜好，比陳智溫居士的全家節衣縮食，容易得多，但是我現在年近花甲，身體雖不強壯，而沒有什麼病，活得滿有意思，焉知道不是戒除紙烟的好處呢？而這個好處，又在前舉四項以外了，佛法如何如陀藥，萬病總治，說不能盡，就此打住，敬祝發心請藏的諸上善人六時吉祥，福慧圓明。

印藏委員會特別啓事

近來各界紛紛來函詢問有關大藏經事，茲綜合申明如次：

- (一) 本會應各界要求，預約期間延至十月底截止，十一月開印，絕不再延，希望各界從速預約。
- (二) 大藏經預約價新幣三千元，國外郵費在外。出版後五千元，將來物價設有波動得按照物價指數酌予調整，海外以本年九月底美滿爲標準（即臺灣幣二十四元七角八分折合美金一元）。
- (三) 預約交款辦法中按月付款不適用於海外，海外預約付款，最好一次付清以免麻煩。
- (四) 凡預約大藏經者依照交款人地址交經，國內交款即國內交經，海外由銀行匯款，經即由本會運寄海外（海外郵資照實收另算）。
- (五) 各界預約，務請填寫預約單，無預約單者，照樣開明地址運寄本會，憑此登記。

中華佛教文化館影印大藏經委員會啓

十、五

中日韓三國歷代所刊中文大藏經述要(續完)

釋道安

二、中國歷代所刊大藏經述要

A 宋朝所刊大藏經述要

刻藏次數，宋時最多，以年順序，爲開寶藏（九七一—九八三），契丹藏（約一〇三一—一〇六三），崇寧萬壽藏（一一〇八—一一一四），毗盧藏（一一一五—一一五〇），思溪圓覺藏（一一三二—一一三三），金藏（一一四八—一一七三），思溪資福藏（一一七五前後），續藏（約一二三二—一二三三）——在三百五十年內，宋及遼金刊印過八次大藏經。現爲說明便利，分作五項述之：

第一蜀版開寶藏，宋太祖開國後，勅高品張從信到成都開雕，故又稱蜀本。這刻成了十三萬版的中國第一部大藏經，雖已久佚，但是他的影響最宏深。從宋漢文大藏中稱爲精審的，當推高麗藏再雕本，再雕依初雕本，初雕就是依開寶藏爲根據的。金藏中亦雜有開寶藏版。

第二遼金版，分契丹藏與金藏。契丹藏今雖全佚，但麗藏曾據丹本校勘過。金藏久佚，亦幸以近年影印續藏本的因緣，在山西趙城縣發現。

第三福州版，分崇寧萬壽藏與毗盧藏。前者亦稱福州東禪寺本，後者亦稱福州開元寺本。日本宮內省存有兩本混合的全藏。

第四湖州版，分思溪圓覺藏與思溪資福藏。日本第一部大藏經天海本，就是依據思溪本的。資福藏現在我國尚存四千餘卷，亦自日本請回。

第五續藏，近年在陝西省開元臥龍兩寺，發現十分之八。上海影印宋續藏版經會印行，以思溪普寧等本補缺：依原本一函爲一冊，加總目二冊，共五百九十三冊。

如上宋藏已說，更爲表解如後：

年代	備考	開寶藏	契丹藏	備考
宋太祖開國，開寶四年（九七—九八三）	宋太祖開國，開寶四年（九七—九八三）	宋太祖開國，開寶四年（九七—九八三）	契丹興宗時（一〇三一—一〇六三）	契丹興宗時（一〇三一—一〇六三）
宋太宗淳化元年（九八三）	宋太宗淳化元年（九八三）	宋太宗淳化元年（九八三）	宋太宗淳化元年（九八三）	宋太宗淳化元年（九八三）
宋真宗咸平元年（一〇〇〇）	宋真宗咸平元年（一〇〇〇）	宋真宗咸平元年（一〇〇〇）	宋真宗咸平元年（一〇〇〇）	宋真宗咸平元年（一〇〇〇）
宋仁宗明道二年（一〇三二—一〇三三）	宋仁宗明道二年（一〇三二—一〇三三）	宋仁宗明道二年（一〇三二—一〇三三）	宋仁宗明道二年（一〇三二—一〇三三）	宋仁宗明道二年（一〇三二—一〇三三）
宋徽宗崇寧三年（一一一四）	宋徽宗崇寧三年（一一一四）	宋徽宗崇寧三年（一一一四）	宋徽宗崇寧三年（一一一四）	宋徽宗崇寧三年（一一一四）
宋高宗紹興二年（一一三二—一一三三）	宋高宗紹興二年（一一三二—一一三三）	宋高宗紹興二年（一一三二—一一三三）	宋高宗紹興二年（一一三二—一一三三）	宋高宗紹興二年（一一三二—一一三三）
宋理宗嘉熙二年（一二三二—一二三三）	宋理宗嘉熙二年（一二三二—一二三三）	宋理宗嘉熙二年（一二三二—一二三三）	宋理宗嘉熙二年（一二三二—一二三三）	宋理宗嘉熙二年（一二三二—一二三三）

宋藏

遼金版	福州版	湖州版	契丹藏	思溪藏	資福藏
金藏	毗盧藏	思溪圓覺藏	契丹藏	思溪資福藏	資福藏
年代	年代	年代	年代	年代	年代
一一〇八—一一一四	一一〇八—一一一四	一一〇八—一一一四	一一〇八—一一一四	一一〇八—一一一四	一一〇八—一一一四
備考	備考	備考	備考	備考	備考
宋徽宗崇寧三年（一一一四）	宋徽宗崇寧三年（一一一四）	宋徽宗崇寧三年（一一一四）	宋徽宗崇寧三年（一一一四）	宋徽宗崇寧三年（一一一四）	宋徽宗崇寧三年（一一一四）
宋高宗紹興二年（一一三二—一一三三）	宋高宗紹興二年（一一三二—一一三三）	宋高宗紹興二年（一一三二—一一三三）	宋高宗紹興二年（一一三二—一一三三）	宋高宗紹興二年（一一三二—一一三三）	宋高宗紹興二年（一一三二—一一三三）
宋理宗嘉熙二年（一二三二—一二三三）	宋理宗嘉熙二年（一二三二—一二三三）	宋理宗嘉熙二年（一二三二—一二三三）	宋理宗嘉熙二年（一二三二—一二三三）	宋理宗嘉熙二年（一二三二—一二三三）	宋理宗嘉熙二年（一二三二—一二三三）
卷六八二函，約六九二函，約六九二函，約六九二函	卷六八二函，約六九二函，約六九二函，約六九二函	卷六八二函，約六九二函，約六九二函，約六九二函	卷六八二函，約六九二函，約六九二函，約六九二函	卷六八二函，約六九二函，約六九二函，約六九二函	卷六八二函，約六九二函，約六九二函，約六九二函

元室雖不長久，却也刊印了兩種大藏經，即普寧藏和弘法藏；前者存於日本，後者已佚。

備考：△北平松坡圖書館存有四千餘卷。

刊刻年月有題記可考者，自南宋理宗紹定四年（一二三三）迄元英宗至治二年（一三三二）。

止（一三三二）。

蘇州磧砂延聖院大藏經局主辦。

磧砂完成在元藏之後，故其後刊印部分，依磧砂藏處。此藏近於西開元部，寺發現，存十分之八，影印五百部。

龍分兩部。

前部，六三九函，五九一函，一五三二卷，版式同本。

元朝所刊大藏經述要

普寧藏

年代：元世祖至元六年（一二六九）。

備考：浙江餘杭南山普寧寺釋道安如一等纂刻，迄至元二十二年（一二二八）完成。

日本東京增上等及淺草寺藏有全藏。

元世祖至元十四年（一二二七）勅在北平（或浙西）弘法寺開雕，迄至元三十一年（一二九四）完成。

七卷，一八二函，一六四部，每行約一七字。

弘法藏

年代：元世祖至元十四年（一二二七）。

備考：一說本藏即據金之弘法藏增修，金之弘法藏即趙城藏△全佚。

明藏所刊大藏經述要

明藏所刊大藏經述要

明藏有四：在南京刻的稱南藏，在北京刻的稱北藏，在浙江武林刻的稱武林藏，在徑山等處刻的稱徑山藏或嘉興藏。徑山藏，是會合南北藏本而以北本為主的；日本的黃蘗藏就是徑山藏的翻刻本，而字藏復淵源於黃蘗藏，可見徑山藏給與日本的影響了。明藏因年代較近，國內外還有完整的存本；惟武林藏本，却已全佚，其特點是始改梵夾為方冊。（向所知名，但至今尚未發現原本者，惟契丹弘法武林三種藏。）更為表記如下：

南藏

年代：明太祖洪武五年（一三三二）。

備考：南京開雕，至憲宗成化（一四六五）三十一（一六八七）年間均有刻本。

今濟南圖書館存有全藏。

六三六函，六三六部，每行十七字。

北藏

年代：明成祖永樂八年（一四一〇）。

備考：在北京開雕，至英宗正統五年（一四三五）完成。神宗萬曆十二年（一五八四）又有續刻。

六三六函，六三六部，每行十七字。

明藏

武林藏

備考：今南通狼山廣教寺，鎮江超岸廣教寺，均存全藏。

約在明世宗嘉靖時（一五二一—一五六六）刻於浙江武林，即上之杭縣。

明神宗萬曆七年（一五七九）密藏，始刊於五臺，迄十七年（一五八九）聖壽寺，並散在嘉興、金壇、吳江、常熟、正藏，至康熙十六年（一六七七）正藏完成。

七卷，一八二函，一六四部，每行約一七字。

徑山藏

備考：本萬曆方冊本。

年代：清康熙年間。

清康熙年間，徑山藏本，係以北藏為主，參校南藏，依北藏，拾與北藏不同者，平嘉興寺、洞西山、顯慶寺等均有存，但正續往往不齊。

五卷，一八二函，一六四部，每行約一七字。

清朝所刊大藏經述要

清代龍藏是世宗勅修，實為北藏的重訂本。宣統元年在上海排印的頻伽藏，雖依弘教本，而刪去校勘記；其凡例中說，校勘為專集，而並未續出。百納藏是各刻經處印行流通本的彙集，版式不一。

龍藏

年代：清世宗雍正十三年（一七三三）。

備考：勅刊於北京，至高宗乾隆三年（一七三八）完成。

七卷，一八二函，一六四部，每行約一七字。

清藏

頻伽藏

年代：清宣統元年（一九〇九）。

備考：清宣統元年（一九〇九）上海頻伽藏，係依弘教本，校勘記未出。

四卷，一八二函，一六四部，每行約一七字。

百納藏

年代：清同治五年（一八六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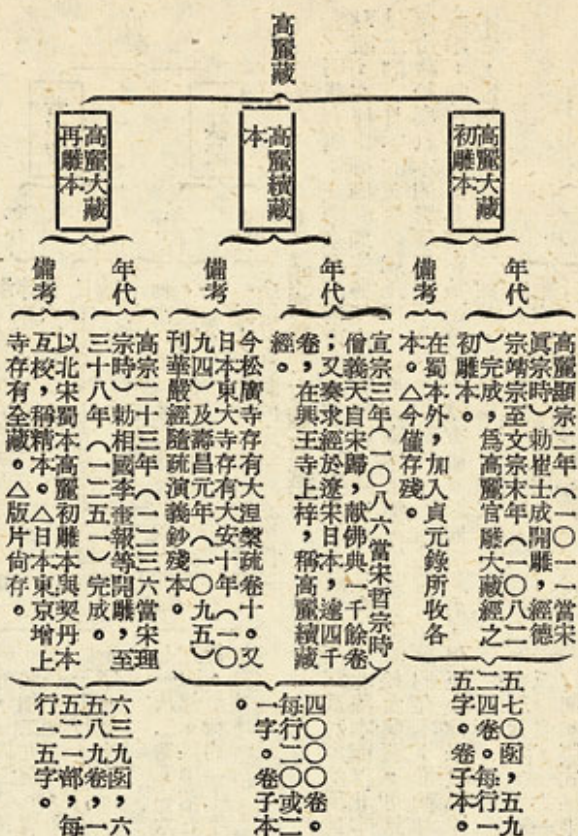
備考：清同治五年（一八六六）楊仁山於金陵發起刻經，分刻全藏。因集北平、天津、金陵、江北、揚州、杭州諸刻經本而成，故稱百納本。據民國二十五年北平刻經處發起百納藏本，約二十九年，並集補刻方冊大藏緣起，較大小不一，至今未齊。

四卷，一八二函，一六四部，每行約一七字。

三、高麗所刊大藏經述要

高麗國成宗年間，向宋廷求開寶藏，由韓彥恭奉歸，於顯宗二年始刻，就是高麗大藏初藏本。文宗第四子出家，法號義天，宣宗三年自宋歸國，先後廣

日本印行藏經，始於天海藏。次有黃蘗藏與卍字正續藏；黃蘗藏係翻刻徑山本，卍字藏再依麗本對勘，改從麗藏；卍字續藏多收我國久佚之本。又有弘教藏，依麗宋元明四藏校對，用五號字排印，故稱縮刷藏；昭和時重加訂正，是爲昭和再訂縮刷藏。又有大正藏，於麗宋元明外，更參校宮本及聖語藏和其他古本；宮本即崇寧毗盧兩藏，亦即福州東禪寺本與開元寺本合成的全藏。聖語藏是古代寫本和版本的集合體；其中天平寫本很多，天平是日本聖武天皇年號（七二九—七四八），約當唐玄宗開元天寶時代，與我國的敦煌寫經同爲極可珍貴的古本。

[illegible]

五、結 論

我國歷代所刻的大藏，在大陸未失守時，只有龍藏版片尚存，餘都毀失；至於大藏的印本，除明之南北藏與清之龍藏外，也都不全，即此僅存的印本也很少見了；而民國四十多年來，還沒有一部新修的大藏經，冷落至此，何以對先人？自龍藏刊布後，百納藏不遑是各處流通本的大雜會，頻加藏只是依弘教藏而刪去校勘記的，此外僅做了點影印現成的工作，如影印大字續藏和續藏。但各處佛教徒與經疏遺著時有發現，教寫本和趙城金藏也先後出現，二十年前在上海已經成立而頗有成績的民國增修大藏經會，今亦宣告壽終正寢，一般錯覺，以為世變日亟，無暇及此，如能對歷代國勢和佛教的關係稍一留意，應可釋然。我國國運，唐為最盛，而有唐一代，譯業昌隆，前後無比，是中華佛教的黃金時代，也是中華民族的鼎盛時代。自唐以來，歷代國勢的盛衰與佛教的盛衰成了正比例：如唐武宗毀佛，不久唐朝即滅；周世宗再毀法，五代之局遂終；宋太祖極尊法，國家元氣漸復；明代諸帝多知維護佛法，國勢亦尚可觀；元代清初，推崇佛教，國威頗盛；至於國外情形，也相彷彿；印度在阿育王時代，國勢最盛，佛法也最發達；降至近世，佛教衰微到極，印度幾至不起。日本素重佛教，當國運鼎盛之時，正大法興隆之日；自是蒙受法化之益。高麗先後受契丹與蒙古兩次侵略，賴顯宗高宗先後發願刻大藏經初雕本與再雕本而得保全，這是歷史上刻藏保國最顯明的例子。總之，佛教盛，

大正新修	昭和再訂	聖語藏	宮本
年代 日本大正十一年（一九二二） 三年創刊，次郎博士等發起，九 三二）完成。至昭和七年（一九 三二）完成。	年代 日本昭和十年（一九三五） 刊。大藏經刊行會鈴木實真等創 經。題曰昭和再訂大日本大藏 備考 影印弘教藏本，加以訂正；故凡 改正之。	備考 日本正倉院藏有天平寫本，隋寫本，宋版，日本寬治版 等，（寬治為順治天皇年號，一〇八七至一〇九三） 合稱為聖語藏。有一經存多種寫本，故大正藏校記以聖 乙聖內列舉之。	備考 日本宮內省圖書寮藏本，見大正藏校記。據昭和法寶目 錄，係以北宋時東禪寺本與開元寺本合成全藏。
所收異本最富，羅宋元明四藏 之外，並對校聖語藏本宮本藏 本。△後三十函為續編，多收日 本著述。	版式與弘教藏同 。方冊本。	版式與弘教藏同 。方冊本。	版式與弘教藏同 。方冊本。

則天下治；佛教衰，則天下亂；我國自唐宋以來，無不皆然；推之國外，亦莫不然。曠觀古今中外，應知合力推行佛教文化，為今日急不容緩之舉；惟此法寶，足以啟良善之心，成利濟之業，種多福之因，獲大有之果，今因緣會遇，影印大藏經流通于世，學者名流，四眾弟子，豈可交臂失之？

在這個充滿着欺誑殘酷物慾橫流的社會中，吾人終日受惡劣的環境困擾而不能自拔，雖然任何人都都熱望慎重的抉擇一個光耀而有意義的目標，希望能够在自己的生命史上寫下光明燦爛的一頁。

然而不幸的是能達到這個理想的人實在是太少了，因為苦海茫茫一切罪惡迷障了我們本來的靈性，使我們在黑暗中摸索着，隨時都有墮入陷阱的危險，因此人類便自相驚擾、徬徨、疑惑、苦惱、頹喪而終至互相殘殺了，噫！這是多麼殘酷的現象啊！

我便是苦惱中旋轉的一個不幸者，人生對我我是乏味的，在茫茫的人海中，我却感到好像很孤單，好像到處充滿着虛偽、岐視、嫉妬等等的可怕的氣氛，我好象跌入了黑暗的深淵一樣，渴望着光輝的照耀，希望憑藉着光輝的指引，使我能脫離苦惱，讓我的小靈魂很安穩的走上清靜極樂的國土裡。

多少年來，我忍耐着，渴望着，終於幸運地我的理想實現了，在偶然的一個機會裏，我接受了佛教的啟示，我獲救了，我底歡欣安穩的情緒是很容易能用我底笨拙的筆能够形容出來的，勉強一點作個比方，大概和遭遇海難的人在狂濤澎湃之中，登上救生艇的時候一樣！佛光便是我的靈魂救生艇，從此我不再感到孤單了，

佛教給我的啟示 讀者

愛的大法師
師大居士
和諸位大

因爲有許他們正在用他（她）們的慈愛來潤澤我底破碎的心靈，用他（她）們的智慧，向我灌輸佛陀的真理，使我茅塞頓開，如夢初醒，從此我判明了是非，認識了善惡，使我知道了擇善固執，知仁行仁，我不再懷疑了，不再憤怒了，不再煩惱了，因爲佛陀的慧劍已經斬斷了我底「貪嗔痴」的劣性。雖然我對於偉大崇高的教義，認識不到千萬分之一，然而只是這千萬分之一已足夠拯救我，使我得到新的生命了。

現在我的生命裏充滿着活力，週圍接近的人們，好像個個都是信賴我，愛護我的好朋友一樣，我不會對人猜忌，也不容易對人動怒，即使偶然心裡有點不愉快，然而當我細想釋尊慈祥和法相，和藹，悅耳的法音，以及法師大德們，和平超脫的人生態度，我心中的陰影，便給這道和煦的陽光掃淨了，我的衷心的感激是難以說出的，然而我並不以一己得救而覺到自慰自足，相反地我覺得我也有責任去勸導人海中，像「過去的我」底煩惱的人，使他（她）們知道佛教不是悲觀消極的，只有佛陀是人世的救主，好讓他（她）們離苦海，同登彼岸。（本文寄來未曾具名，故用「讀者」二字代名，尚祈作者原諒，並請賜教為荷）

知難行易學術探微 (續一)

蘇 邨 圃

第二節 能知則能破妄

「妄」是對「真」說的，有了妄則真迷，顯了真則妄破。世人都說眼在外面而心在內，因為眼只能顯出色相，而不能顯別是什麼色相，能顯別色相的是人們的心。這個心不是肉團的心，而是思維的心；這個思維的心，是居在人們的身內嗎？不是的；譬如人在房內，必先見房內什物，然後見窗戶以外的境界，假如心在身內，那末，應先見五臟六腑，然後方能看見身外的什物。既然不能見臟腑，可見心不是在身內的。有人說：心既不在身內，就應該在身外了；這種說法，也是不對的。譬如我一人吃飯，我一人知飽，別人是不能飽的，可見心的知覺並未離身。假如心在身外，則身心兩不相干；心有所知，身不能覺；身有所覺，心亦不能知；吃飯那裡知飽呢？又如眼見手，心必起分別；如果眼見了手，不知道這是手，那就不但沒有知覺的心，而且也沒有可見的眼；若說眼見了手，心即分別這是手；則心就沒有離身，可見心不是在身外的。既不在內，又不外，是不是在眼的視神經裏面呢？也不是的，譬如有人取物，若心在視神經裏面，是人能見物，則應能見眼；既不能見眼，可證心不在視神經裏面。心既不在視神經裏面，是不是內外兩在呢？開眼見光明，叫做見外；閉眼見黑暗，叫做見內；內外都看見了，豈不是內外兩在嗎？這個說法也是一種錯覺，假如說見暗為見內，那末，暗室裏沒有光，如同焦暗一樣；既然能見暗，就可以見焦暗了。但事實上焦暗是看不見的。所以只能說暗與眼對，暗就是暗，不可說暗即是內；如果暗不與眼對，就不能成見。又說：開眼見光明，叫做見外，那自己的面是在外開了眼就應能見己面。既不能見己面，怎麼可說是見外呢？足證心不是內外兩在。心既然不是內外兩在，是不是心生的地方就有萬事萬物

？萬事萬物生的地方就有心呢？是不是無心就無事物？無事物就無心？心有則事物有？心空則事物空？而心在隨所合處？這種說法，正是世人迷真逐妄的病根，因為世人不知隨所合處都是因緣所生的虛妄事物。假如心有實體，即不能獨知；所以心既非一體，又非多體。若說是一體，則觸一處而全身皆知；為什麼觸頭而足不知呢？若說多體，則一人即成多人了；若云獨體，則觸一支而四支應知；由此可知心沒有定體。心既沒有定體，所以不在隨所合處。心既不在隨所合處，而今身心相知，是不是在中間呢？殊不知「中」，即無定處。譬如標物為中，東看則西，西看則東，南觀成北，北觀成南，表體之中尚不定，何況在中之心？可見心不在中間。世人顛倒錯亂，終日攀緣，拿這個攀緣的妄心，當做自己本有清淨的真心。到處尋找，而不可得；生死輪迴，毫不自覺。國父要破世人生命的妄心，而顯見真心，所以創立知難行易學說，以期革命徹底成功。所謂心理建設，就是改邪歸正，破妄顯真。

真心——靜，清淨，無生滅，不隨環境轉移，無分別——要顯破妄顯真。

妄心——動，染污，有生滅，隨環境轉移，有分別——應破。

上面是說無處尋覓的是思維的妄心，而真心却寂然不動。以真心和妄心為例，來說明知難行易，和能知則能破妄。現在再舉幾件事實，來說明不知必以妄為真，顛倒錯亂，關係民族國家的生存甚鉅。

例一：日本人統治臺灣的，有兩個懷柔政策，一是普及教育，二是解決民生。關於教育方面，無論是小學中學大學，設備都相當完全；學生不但花錢少，而且常常得到學校的各種配給如文具等；教員因為生活安定，所以教書也很負責。關於民生方面，老百姓都不會餓肚子，且有政府配售的日常必

假若妄心破了，真心即可顯露出來，好像撥雲霧以見天日一樣。現在舉兩個例，來說明真心所在處。

例一：一個大圓鏡懸在中堂，人來入照，狗來狗照，明來明照，暗來暗照；形形色色，有生有滅，而大圓鏡則寂然不動。人呀！狗呀！明呀！暗呀！種種差別，而大圓鏡實無差別。世人若能於有差別中，尋出無差別處，即摸著本來面目，也就是真心所在處。

例二：一輪明月懸在天空，捏目以觀，則見二月，水中又現出第三月。手不捏目，則第二月不現；水若起波，則第三月動搖；而懸在天空的第一月，不為外境所轉移，這第一月就如真心。不過鏡怕塵遮，月畏雲蓋，拭塵撥雲，是應該經常做的工夫。由此，可以得到一結論：妄心是有分別的，是隨環境所轉移的，是有生滅的，是染污的，是動的。真心是無分別的，是不隨環境所轉移的，是無生滅的，是清淨的，是靜的，是定的。示圖如下：

需要品。除了這兩件大事外，還有治安方面，道不拾遺，夜不閉戶，也是使老百姓滿意的地方。至今臺灣人，猶嘖嘖稱讚日人不已。這是臺灣人的真心照耀嗎？不是的，這是臺灣人的妄心分別。真心被妄心所障蔽，遂不知日人的懷柔政策，表面溫暖，而裏層則非常冷酷，就教育方面言，表面雖然笑容可掬，而歷史一課，却不使臺灣人知道是中華民族黃帝之子孫。凡是全家說日本話的，就叫做模範家庭，配給的東西特別多。這種教育，不但使臺灣人亡祖，而且要毀滅語言文字。以忠厚傳家的黃帝子孫，那裡知道日人的陰險狠毒呢？認賊作父，飲鴆

止渴，若不光復，臺灣人民是永遠不能知，永遠不能破妄，一直朝着滅種的錯路走。就民生方面言：臺灣人民雖然都有吃，但吃不飽，日常生活除了舉行「拜拜」以外，就絕少吃些滋補品，且多半是吃稀飯。永莫是運往日本去的，臺灣人民不敢享受，至於勞役的過度，納稅的繁重等等苛政，都是日本人的詭計，以便短促臺灣人民的生命。這種內層的陰毒，臺灣人民有所感覺嗎？除非真心顯露，否則，是不能知的。

例二，蘇俄的鐵幕，不但政治軍事情況，局外人不能知，就是隨便什麼事都使鐵幕人不能知，假定蘇俄人說：「這個俄羅斯人頭骨，據考古家鑑定它的年代，遷出北京人之前一萬年；由此可斷定人類是發源於本土。」又說：「波米諾夫發明蒸氣引擎，遠在諾第芬生之前。電燈是雅布洛夫夫發明的，斷不是安迪生。」這一類不顧羞恥的詭言，鐵幕裏的人能够知道嗎？他們的真心蒙上了一層厚厚的塵垢，無法顯現，當然不能知；既然不能知，所以不能破妄。蘇俄以妄迷真，失了本來的真知人性。若不能破妄顯真，人性必被鐵幕消亡，變成率獸食人，人亦互食的悲慘恐怖的世界。

民國十二年 國父說：「從中國歷史看來，每次新舊朝代更替之際，總有幾十年的變亂。民國成立至今已經過了十二年，這十二年中，沒有一天沒有變亂。這個變亂不已的原因在什麼地方呢？簡單的說，便是因為新舊潮流的衝突，詳細的說，便是因為舊思想要消滅新思想，新思想也要消滅舊思想。新舊思想：迭相攻擊，所以禍亂便循環不已。但就人群進化的道理說，舊思想總是妨礙進步的，總是束縛人群的；我們要求人群自由，打破進步的障礙，所以不能不打破舊思想。」國父所說的新舊思想，就是真妄的分野；在滿清政府沒有推翻以前，是帝國的天下，是皇帝一個人的天下，人民都是皇帝的奴隸；現在是民國的天下，是人民公有的天下，官吏都是人民的公僕。推翻帝國，建立民國，就是新思想打破舊思想，化私為公，破妄顯真。

第三節 能知則野無遺賢

我常讀歷代興亡史，深知得人者昌，失人者亡；紂有臣億萬，爲億萬心；周有臣三千，爲一心。劉邦得張良，蕭何，韓信，而天下大定；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以致烏江自刎。這種事實，不勝枚舉。可見賢人之於興亡的關係很密切。不但中國古來爲如此，即使現世紀的原子能時代，也莫不以賢人爲重。儘管國家一切措施，都成了制度化，科學化；而計劃制度，發明科學運用機械的還離不了人；這種人普通稱之爲賢人或能人，賢人是比庸人高出一頭的，不高出一頭，不能算是賢人。但怎樣才算高出一頭呢？須先從人本位講起；能够達到人本位的條件，就算是庸人；能够超過人本位的條件，才可叫做賢人；不合人本位的條件，就是非人或稱爲奸人。例如曹操王莽之流，貌似仁義，而內懷險詐，欺世盜名，爲禍於天下後世甚烈。現在將人本位的條件，簡單說一個大概：

在消極方面講：

一、禮節——凡禮節者是人，不禮節者是非人。

二、廉恥——凡有廉恥者是人，無廉恥者非人。

三、倫理——凡講倫理者是人，不講倫理者非人。

四、法律——凡守法法律者是人，不守法者非人。

現在世界上的人，只有一小部份合乎上面本位的條件，大部份的人，不是缺此，便是缺彼，以致形成非人的世界，你爭我奪，擾亂不已。

在移極方面講：
一、孝順——奉事父母，最低限度是孝順，如果對父母不孝順，就是非人。從前曾參事親至孝，他的父親曾暫有時間他；「這個東西好吃，還有嗎？」他必答「有」。這就是順親心，養親志。
二、互助——朋友間彼此要互助，朋友是從兩個月，就是互助的意思。假如第一個月有光明，第二個月是黑暗，那就不坦白了。不坦白，就不會互助；既不互助，還能算是人嗎？時至今日，有酒有肉多兄弟，急難何曾見一人？於是成了非人的世界。古來文王主張：「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這個信字，就是光明，就是互助。
三、慈愛——對於子女盡教養的責任，這種愛

是慈愛的愛。

上面講的孝順是對長輩的，對師長也適用。互助是對平輩的，對兄弟夫婦朋友也適用。慈愛是對下輩的，對侄輩也適用。孝順，互助，慈愛三者，不過是幾個重要的例子，積極做人的條件，尙不止此。

在消極方面，能發憤禮節，知廉恥，講倫理，守法律；在積極方面，能够孝順，互助，慈愛；那就算是一個平平凡凡的庸人，在本位上站得穩，假如要高出一頭，成為賢人，那必須遵照國父的遺教，從心理上建設。前面說過人的心理，有貪、瞋、癡、慢、疑、邪見六種根本障礙；這六種障礙，也可說是人的心理上六種毒素；如果把這六種毒素清除了；或減輕了幾分，就算高出一頭，可算是賢人。從前有一個中國人做外國的間諜，鴻迅因此頗有感動，乃發棄醫業，而努力於文化。他說：「醫人身上的病，範圍過小，醫人心的病，範圍才大。」後來不知為什麼他的心理起了變化，把四書五經，當做老虎打，天天吶喊打倒孔家店。他這種醫心的方法，不但不能醫心，反而害心。醫身殺人有限；而醫心醫不好，真不知要殺害多少人。又如三國誌增加人的殺心，水滸傳增加人的盜心，金瓶梅增加人的淫心，那些書的文字雖然好，而害心殊甚，下面列一個圖表，以明賢庸的分野：

人
庸人——慳禮節，知廉恥，講倫理，守法律，
孝順，互助，慈愛。
賢人——不貪，不顯，不癡，不慢，不疑，不
邪見。（未完待續）

茲聘請

張月珠居士 鄧玉臣居士 陳懋廉居士 陳樹根居士
李至剛居士 羅乃秋居士 普昌法師爲本會顧問。

又請陳懋廉居士爲泰國辦事處副主任，妙義法師爲南洋辦事處副主任。

中華佛教文化館

影印大藏經委員會 謹啓

禪的立場

東 初

一、禪學思想之二——

一、不立文字

「不立文字，教外別傳，直指人心，見性成佛」，這是禪宗獨樹的立場。中國佛教，無論那一宗派，都有他所依據的經典，依照經典的註釋，以顯示自己宗派所依經典為最勝，其他一切經典皆所不及，說自己所依的經典為佛教正統的思想，並且舉出經典文字為證明，以顯自宗為第一。這如天台宗依的法華經，賢首家依的華嚴經，密宗依的大日經，三論宗依的大智度論，各各都有所依據的經典。唯有禪宗，自宗祖達摩大師，即樹立不立文字的旗幟，也就沒有所依的經典，更沒有選擇一經一論為特別傳承佛陀的真意，因為一切文字的經典等，同標月指，並不是真理的本身。即使藉多量的文字來表現真理，也只是表示的意義而不是真理。禪宗不立文字的意義，也就在此。有以文字經典傳播佛法的真義，有以視經典文字為佛法的生命，甚至以經典所在即是如來舍利之身，這是一般宗派開立的根本。禪宗不拘泥文字，這與依照文字立國的中國文化根本不同，也與依於文字經典開創宗派的不同，這是獨特的立場，這樣所立的宗派——禪宗——就是不立文字的宗風。

在這裡要特別說明的，不立文字，並不是輕視經典的意思。經典中有佛法的生命，然要依註釋的經疏，並不足以表現佛法實際的生命。所謂不立文字，即是不標榜文字，不拘泥文字，文字是符號，不是真理的本身。文字如標月指，這是顯出文字的效用，最適當的評語。由於不忽視經典，所以禪宗於一切經典都自由依用翻讀，不分經典的優劣，因此，也沒有先入為主的成見。不捨去一切大藏的經典，不忽視一切聖典，要能抓住這點，才能明白禪宗「不立文字」的態度。

實際上說：禪宗所依據的經典也不少：如法華經，楞伽經，維摩詰經，金剛經等，這些經典內容都顯出禪宗的本義，並且著重實際見性悟達諸法實相。從達磨到六祖前後，以楞伽經與金剛經視為禪宗的必要。雖然如此，但與其他宗派所依經典，不可同日而語。因為其他宗派，都希冀藉此註釋以顯開宗立場的優劣。禪宗不以文字為第一義諦。雖不標榜文字，然對文字般若的修養，也不遜於其他的宗派。這可從現存經錄，法語，偈頌等著作中看出。不立文字的禪宗，却有無限實際禪宗的語錄，現存語錄將近二千卷，為何宗派註疏所不及的。我們一見到語錄，好像自己即撞著宗風有所悟省，不立文字，是有特殊的意味，決不是忽視文字或語錄，這不過未把文字立為第一義，或以為立宗開教的根本。事實上，禪宗的初祖達磨到六祖慧能大師，五家七派諸祖，沒有不選擇特別經典讀誦，只是沒有依之作註釋，或視為宗義的根源。禪宗不依經典標明宗旨，這不同於天台宗依法華經及三大部，華嚴宗依華嚴經及五教章，或探玄記所成立之各各宗派教義。因此，說為不立文字，以示禪宗立場為第一義。

二、教外別傳

教外別傳與不立文字，雖大體相同，然亦有不

，以五時八教的說明盡矣。所謂教判詳於教相的判釋，依佛陀一代所說的經典，價值，依此為判教經本的分類。以顯示教理內容的組織體系，其結果自宗所依的經典為第一其他經典的代表，這樣經典的教義的內容最為卓越。以顯示為其他經典的根源，或是歸結。於此可明白一宗開立的理論的意義，所以一般宗派把教判立為開宗第一義，設法教判，也就不能成爲一宗，這是中國佛教的遺規。然而禪宗，沒有如此教相教判，既沒有文字經典，也就沒有顯示其教義內容的理論構成的必要。換句話說：禪宗不持教相，不立教判，獨樹一宗，反映出教外別傳獨特的意味。要依一般所說教義成立一宗必要有教理的體系，及學說的組織。既然沒有概念，必須的禪宗，當然也就沒有依於概念構成理論體系學說組織的必要。由於不立文字，故說為教外別傳。因為這樣，故與不立文字相同，然也不是完全排斥教義，甚至說其為無價值的東西，不過不同意一般學者依於教理的組織為產生真實的佛法，或是以此視為佛法的根源。

所謂別傳，就是教相以外所傳，這個所傳，即顯出禪宗獨特的立場。所謂傳，就是代替開宗的說法，教外別傳：就是教外開宗，或無教開宗，或沒有教相教義所開的一宗，於此可明瞭禪宗開立歷史的意義。更可於此看出中國佛教宗派歷史上的特例。然而為何什麼不說開宗僅說「別傳」，也就可窺見禪宗獨特的立場。所謂傳即是實際上傳授的意思。於此中有實習，有體驗，同時有師授，受者為弟子，禪宗傳統上視傳授立為最重要的階段。

更要進一步說，禪宗不應視為一宗，因為禪是佛法的總府，不屬於一宗一派，更不應開立一宗。在理論上過去七佛以來的正法，於歷史上透過釋尊的體驗，並透徹了歷代祖師的皮肉，祖祖相傳，從整個佛法傳承上說：釋尊滅後，迦葉尊者為傳

承第一代祖師，由迦葉至阿難，拾此別無傳授。可見迦葉尊者不僅為禪宗第一代祖，可說為傳承佛法第一代祖，所以禪宗稱為佛法總府，也就在此。現在稱為教外別傳，不過要特別開立一宗，獨顯出佛法總府的所在，所以說為教外別傳，或教外開宗。甚至說無教開宗或無教無宗，那更有意義。

三、直指人心

「以心傳心」，這是表示禪的獨特立場，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所謂人心，自心，都屬於抽象的說法。所謂成佛是怎樣成的？這含有教家的氣味。所以後來禪家對於這句話，並十分珍重，不認為表示禪的獨特立場，仍保留此說。

所謂直指，就是直接指向的意思。這不是理論的說來，也不是推理論證的結果。不借媒介，直接向自心上透透。所謂人心，即是我們的心，我們生死輪迴，迷悟生活都依於這個心展開。因為這樣心的活動為直接澈見其心的本質，依照其本性顯現，就可以說為佛教究極的目的成佛。所謂成佛就是斷證真，證涅槃，這與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等同一意義，一乘教義特別發達後，不要經過教理上嚴密階段，現身即能證悟達到解脫的境地。楞伽宗通中說：

「若頓悟本心，一起直入如來地，開佛知見，得自覺聖智，三空三種樂住，所謂禪定菩提涅槃。」又宗密說：

「達磨受法天竺，躬至中華，見此方學人，多未得法，唯以名教為解，事相為行。須令知月不在指，法在我心故。但以心傳心，不立文字，顯宗破執，故有此言，非離文字，說解脫也。」——禪源諸詮上

「若頓悟自心本來清淨，元無菩提，無獨智性，本自具足，此心即佛，畢竟無異。如此修者，是上上乘禪。」——禪源諸詮上

由此得知：直指人心，是禪的生活根本要諦，這種內生的反省，是直接向自己內心上透透，末

法時代的衆生，都沉溺於文字，埋頭於客觀的研究，不自向自己內心反省，墮落於文字戲論中。達磨大師洞悉了衆生趨背，特指示禪是佛教的真生命，不存於文字經典中，却存在於自己的內心。設不得自心的真理，終不能成佛。若一旦頓悟了自心，即直入如來地。「開佛知見，得覺聖智」。所以聰明的人不求佛只向自心上追究，愚昧人只求佛的庇佑或戲弄文字經典說食數寶，永無解脫的自覺希望。

四、見性成佛

佛教，是自覺中心的宗教，其目的在解脫，也是根據自覺而實現的。所謂自覺，就是自己覺悟自己的意思，不是仰求神的庇佑，或是上帝的啓示，純粹來自於自身澈見自己本來心性的靈機。離開一切執着，超越一切矛盾，觸着普遍獨脫自在大我的作用。禪家說此為「見性」。

「見性」，究竟是個什麼？在鼓山晚錄中說：「這是自己的內生命，就是自己認識自己。要進一步的追求，便屬於所謂冷暖自知的境界，要想說明它是不可能的。因為見性是禪的生命，禪是宗教的極致，而這種生命與極致，是屬於大澈悟的內容，絕不是語言文字所能表現，自己突入了自己內生活，直覺了活躍靈機的全體之外，更無他道。所以要想用文字表現內心妙機的事實，到底也不可能。修多羅教如「標月指」，這是佛陀的遺教，指示給我們要實現自覺的解脫必需直向內心中體驗——見性。所謂「見性」，即澈見本有心性。而性有法性、心性、真性、理性等分別。性與相是相對的。相是可見的，有造作、變化的，屬現象的部分。性是不可見，無造作、無變化的，屬本體的部分。說明法相與性義，各宗教學都有精密的研究。不論其相，而究明性的教義，實居最高的地位，性是大乘至極教義的重要概念。但禪家不是依於理論研究性的，必需把握體驗這個性，要澈見本有內在生命顯明出來。這個不是理論的，是實際的，非是性的理論，乃是性的發現。見性一語，反映出禪的本質，就是見性悟道，所謂開悟，是禪宗獨特的意味。

「見性」，也就是直指人心。然而人心與見性

是怎樣的關係？要直接澈見內心：這個心即是性。然而心的盡處為性？還是性潛伏於心的深奧處了？心的本質，就是性嗎？實質的說，心與性是同是異。在異的方面可說為同，在異的方面也可說為異。因為在心的方面有心相與性二面。心相是具體的，心性是普遍的。又心相就事心上說，性就理性上說。今所說直指人心，是指兩者而說呢？還是就於一面呢？照理論上：心是指兩者而說，在具體的是直指心相。若直指心相，相與性互通，相本無相，無相就是無自性，這是歷然分明的如實相。一般教家呼此為心性，真性，法性，真如，都是直指心的當處，不是取其概念構成意味。在活躍於自覺心上靈機妙用，這即呼為見性，這個或叫做心，叫做理，叫做法性，其實僅就其概念而言。

所以見性的立場來說：直指人心的結果就是見性。關於所謂人心，就具體的心性，澈見普遍的理心，把握一心，心性，直指心相活動於禪經驗的當處，就是見性。要是把見性的性，當為一心，心性，真如，法界等，便墮於概念世界，逸脫了真生命。所以在佛教教義上說，見性，就是見法，見真如，見法界。法華經所謂悟入諸法實相，華嚴經的證入法界。總之見性，是一乘佛教究竟地。見性成佛，不是一乘始自達磨祖師的提倡，在大涅槃經等也有這樣的話頭。

「普賢星比丘，雖讀得十二部經，猶自不免輪迴者，為未見性故。又說：了了見佛性，猶如妙德等」。這些話在許多大乘經典裏都有。

在達磨血脈論說：「若要覺佛，直須見性，性即是佛。佛是自在人，無事無作人。若不見性，終日忙忙，向外馳求，覺佛元來不得。」

這是達磨大師給我們指示見性的意義。達磨大師西來此土，不涉名言，不立修證，唯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夫心本無形，云何可指？性本無相，云何可見？佛本自現成，云何復成？其意祇是因衆生妄起諸見，迷却本心，故渡海西來，息其妄見，還得本心。由此得知達磨西來的大意，也可洞悉「見性」的真義。

略論心性之學

謝鳴皋

甲 概 論

心性之學，論者多矣，無論古今中外之大哲學家、大宗教、大政治家、與夫教育學家、倫理學家等無不談及之，雖有詳略之不同，主張之各別，然其注重此道則一。淺學如予，而又論及於此，未免有膚淺之誚，但與宏揚佛法有關，則又不能不揣冒昧而略論之。希望拋磚引玉，藉此而獲得大德高明之指教，則是筆者所禱者也。

心性之學，關係人生甚大，小則繫乎個人之立身處世，大則關乎國家社會之興衰。誠以心為一身之主宰，思想之根源，心正則身正，心邪則身邪，所謂一念上天堂，一念落地獄，全繫乎一心，而性乃人之性靈，得自天命天生，故有性善性惡之辯，其關係於人身之好壞極大，故孔子教人以修心養性為本，佛家教化以明心見性為主。道家之無為制心，王陽明之良知良能，孫德理之革命先心，無不注意心性之培養，而為救世之根本，獨是共匪唯物之主張，則放棄心性之學而不談，唯物質是倚，於是相爭相奪，兇暴殘殺，無復人性，而人心之壞無有甚於今日。其遺毒流毒於天下，實伊於胡底。須知心性為體，物質為用，精神為主，物質為副，體之不存用於何有，故為世道人心計，必須從心性之學根本救起，然後人類方可得到真正自由平等，世界方能達到和平大同。

乙 儒家心性之學

儒家學說，全部以心性之學為主，大學中庸實為心性學說之中心，而為教育倫理之根本，政治之準繩，故大學開宗明義則說：「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

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一是皆以修身為本，本亂而末治者否矣，……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此謂修身，在正其心。」「中庸開宗明義亦說：「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故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誠者非成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已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論語亦云：「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不由人乎哉，顏淵曰請問其因，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孟子說：「盡其心者知其性，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養心莫善於寡欲。……」凡此之類皆是儒家心性之學，未嘗不是言之成理，惟是心性之學，具體而微，非有精深微妙之闡釋，未易令人澈底領悟，且其倫理觀念，祇被限於倫理，道德理論，未易發現。本有心性之面目，故孔子及門弟子實亦有：「一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

也，夫子之言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之嘆。而孔子在陳絕糧之時，以門弟子多有怨色，乃發為匪見匪虎之問，多答不中肯，最後祇得顏淵答得合意。可見修心養性與學道之難，而古往今來能從修心養性而成為大聖大賢者並不多觀，不遑有此修心養性之學，使世道人心尚有軌範可循，勝於洪匪之不講心性道德而人慾橫流者萬萬矣。

丙 佛家心性之學

一、何謂心性

佛家對於心性之見解，當有其獨到之處，故其明心見性工夫，當比儒家修心養性工夫為超越。即如惠能六祖明心見性之偈，比神秀修心養性之偈為高一着，佛家所講之心性與其修養之道，語焉弗詳，故學者領悟不易，而佛家所講則開示甚多，且精深微妙，故頓悟或漸悟者甚眾。其講心性之學甚多，俱舍宗所講之心法分為心王心所，又有心意識三名，如論云，集起故名心，思量故名意，了別故名識，此心對所緣境時，以其對境有六種分別，心王亦生六種不同，另有心所法，即心所有法之略稱，從心王而起之心作用也。此心所法，有六種，大別為六類，即大地法，大地善法，大地煩惱法，大地不善法，小煩惱地法，不定地法，分別甚詳。而唯識宗對於心法見解亦認為是萬法之根本，能有心所，亦名心王，其數有八，即前五識為眼、耳、鼻、舌、身五識，第六識為意識，第七識為末那識，第八識為阿賴耶識，此八識心王，亦有心意識三名，心有緣慮積集二義，意有依止思量二義，識有了別了塵二義，二十唯識述記云：「謂諸經所說心意識及了別，此四名其體無異，但名差別，心積集義，意思量義，識了別義。」又演秘云：「心意識三，皆有通別，若緣慮名心，依止名意，了別名識，此即通名，八識皆有此三名故，若積集名心，思量為意，了別名識，乃是別名，如次別屬第八、七、六，又唯識宗之心王緣境總有三種分別，曰自性分別，曰隨念分別，曰計度分別，其緣境作

佛法在現代社會的重要性

融熙

講於吉隆坡觀音寺

各位善知識！今晚提出「佛法在現代社會的重要性」和「大家商量」這是總題，內容包括：破疑生信、現代根機五乘權教、一乘實教、神通原理、禪淨省要五項小題、今先釋總題。

善知識，何名為佛？佛者覺也，自覺，覺他，覺行圓滿，福足慧足，名之為佛。故佛號兩足尊，世尊為衆生，覺即是佛，在距今二千五百年前，釋迦世尊在雪山修行，夜視明星，豁然大悟，不禁脫口呼道：「奇哉！奇哉！一切衆生，皆有如來智慧德相，只以妄想執著，而不證得。」可見佛與衆生實非兩樣，我們但能無妄想，無執著，時節到來，豁然親見本來面目，了知真如自性，本來空寂，與佛無殊，故經云：「心佛與衆生，是三無差別。」

何名為法，法者，一切世間出世間事理，森羅萬象，情與無情，皆名為法，唯識宗釋法，為「任持自性，軌生物解」，「任持自性者，謂山有山的自性，水有水的自性。軌生物解者，謂山有山的軌範，不能喚山作水，水有水的軌範，不能喚水作山。何名為佛法？佛實無法，有的都是衆生法。爲衆生而說之法。釋尊付法偈云：『法本法無法，無法法亦法，今付無法時，法法何曾法。』如世無病人，則無醫生，亦無方藥，醫生處方，只爲病人，病去藥除，方亦不有，佛法亦爾，因衆生有八萬四千煩惱，佛陀即說八萬四千法門，權巧應機，妙用無定，故金剛經云：『無有定法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亦無有定法如來可說。』

現代人類社會，需要和平，佛法無我相，無人相，同體大悲，徹底的和平真理，惟有佛法才能圓滿究竟歸趣，所以佛教在現代社會的重要性，實非餘教所能與之相比。今試分說於後。

A 破疑生信

如今人們不能了解佛教好處，及不肯向佛陀學

習，原因甚多，然大約多因懷有下列幾點錯覺：

- ①疑佛教是消極的人生觀，不負社會責任。
- ②疑佛教徒僅著西方極樂世界，逃避現實。
- ③疑男女盡爲僧尼，人類勢將滅絕。
- ④疑佛教崇拜偶像，導人迷信。

以上四種胡猜，是人們不能入佛的欄門棍子，今先爲分別破除：

破一：我們須知佛教對貪、瞋、癡等三種根本煩惱，是消極的排除；對戒、定、慧三無漏學，是積極的修持，四衆佛徒，皆須依此。如理思維，如說受持，廣度衆生，滿菩提願，何曾不負社會責任？教主釋迦牟尼，以太子地位，捨國出家，現比丘身，躬行化食，說法四十九年，降服九十六種外道，阿育王依教奉行，威震五印，民康物阜，天下太平，說他是消極的人生觀，不負社會責任得麼？

破二：有正報的報身，便有依報的器界，西方極樂世界，却是人們自心清淨的依報國土，經云：『隨其心淨即佛土淨。』阿彌陀佛，非在心外，經云：『憶佛念佛，現前當來，必定見佛；不假方便，自得心開。』人們心性，含融周備，古德云：『生則決定生，去則實不去。』人生隨緣盡分，貢獻社會，一面念佛往生，見佛聞法，乘願再來，分段生死，雖有去來，現實相續，何曾逃避？

破三：佛徒原分四衆，兩衆出家，兩衆在家，四衆皆可成佛。佛者覺也，佛教自漢明帝時傳入中國，在家二衆，得正受者，大不乏人，實無須定作僧尼，僧尼一向只佔千分之一，尚有兩衆在家，何碍蕃衍？若謂盡爲僧尼，人類勢將滅絕，無異見勸人務農，應到入盡爲農，將無製鋤之工，見勸人爲士，便應到入盡爲士，將無販賣之賈，重種之見，何足與言。

破四：佛教化度衆生，有權有實，書中供像，紀念聖哲，莊嚴自心，如格言座右銘，令人提起警

用，亦有三量之不同，即現量、比量、非量是也。其心所法則有六位五十一法，其六位即獨行、別境、善、煩惱、隨煩惱、不定等六位。又此宗依深密一切法相品，總括諸法之性相爲三性，即得計所執性，依他起性，及圓實性，而又對前三性所主，深密無自性相品言，佛世尊依三種無自性之密意，說言一切諸法皆無自性，所謂相無自性性，生無自性性，勝義無自性性，即依前段所明三性，如次安立三無性，如三十頌，即依此三性，立彼三無性。成實宗亦以心王實有，心數皆假有，故於心上亦立假心、法心、空心三。『禪宗說直指人心見性成佛，而直指此心者諸佛出世之一大因緣也。如永明云：『釋尊出世，爲一大事因緣，開衆生心中佛之知見，遍摩西來，唯以心傳心，今但悟心，自覺覺他，已盡本願。』又圭峯云：『一切衆生，皆有空寂真心，無始本來，性自清淨，明明不昧，了了常知，盡未來際常住不滅，名爲佛性，亦名如來藏，亦名心地，達摩所傳，是此心也。』華嚴經云：『心佛及衆生，是三無差別，破一微塵，出大千經卷，是名心法妙也。』天台宗之法華經之六觀心，名心爲妙，妙心可軌，稱之爲法，心法非因非果，能如理觀，即辨因果，是名蓮華，由一心成觀，亦轉教餘心，名之爲經。華嚴宗亦依一切諸法，唯是如來藏真如一心之所建立，若善若惡，唯心所轉，故名唯心所轉。圓覺經云：『三藏十二分教能詮，所詮千派萬別而全歸於一，一者何，如來淨圓覺心也。』清涼云：『心性是一，謂心之性故，是如來藏，謂心即性故，是自性清淨心。』楞嚴直指有云：『性之覺了曰心，心之圓湛曰性。……』又六祖壇經云：『心是地，性是王，王居心上，性在王中，性去王無，性在身中，性去身心壞，佛向性中行，草向身外求。』又真常妙心爲佛法的根本，天台宗「一念三千」的一念，實首宗「法界緣起」的法界，禪宗「明心見性」的心，淨土宗的「是心是佛，是心作佛」，皆是真常妙心，佛教多以此心爲其根本，又密宗之秘密莊嚴住心，即是究竟如實覺和自心之源底，如實證實自身之數量，故人當發菩提心之利他妙行。

未完

覺，爲用重大，境由心生，心因境有，人見境特兒則起淫心，見佛菩薩則生敬心，至易驗知，設或空堂一所，心無所繫，淺機之人，難生觀感，如幼稚園，糖果玩具爲權，德智體育爲實，爲實施權，由權入實，如來亦爾。初時說權，後時說實。若疑佛教偶像是導人迷信，則金剛經應無「凡所有相，皆是虛妄」，及「不可以身相得見如來」之言。六祖亦有「若言有佛，佛在何處」之語，佛教以明心見性爲期，中間薰化設施，皆屬權巧方便，淨名經云：「不着佛求，不着法求，不着僧求」，有何迷信色彩？外教信天地人皆爲神造，汨沒已靈，惟向形具祈禱，求神庇佑，不謂之迷，却說佛徒拜自心之佛，自求多福爲迷，可悲孰甚？

B 現代根機

佛重時節因緣，釋尊初期說有法，繼說空法，後期說非空非有，中道了義法。因機說教，變動不居，如今原子時期的現代根機，在政制上趨向大同，小康之義，已成過去，世間動向，漸上佛陀的無我無靜之途，在教育上重啓發天才。以前孔子說：「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老子說：「古之爲治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等學說亦皆成過去，專制時代，以國爲家，治民如牧羊，爲防反叛，利其蠢愚。往時四萬萬人，二萬萬女性，以女子無才便是德，爲天經地義，不施教育，以少時從父，出嫁從夫，老來從子，沒其本能。其餘二萬萬男性，分作文武兩類，文人誘作八股，吟詩；武人誘捧石碣，舞關刀，用功名禍福，令人終身埋沒，於是天竺五明之學，亦格于政網，無法抬頭，時至今日，大開民智，與前通別，正好提倡最上一乘，化度衆生。六祖云：「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古德說：「實際理地，不受一塵，佛事門中，不捨一法。」正符法華經：「資生業等皆順正法」之旨。則宗門百丈懷海禪師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之訓，正合當前根機，佛教緣生性空的真理，非世間哲學能望其肩背的！

C 五乘權教

佛說五戒：戒殺，戒盜，戒淫，戒妄，戒酒，

令人脫離鬼，畜生，地獄三塗苦，得生人身，名爲人乘；說十善：不貪，不瞋，不癡，不殺，不盜，不淫，不妄言，不綺語，不惡口，不兩舌，令脫人道八苦，（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求不得苦，怨憎會苦，愛別離苦，五陰盛苦）得生天身，名爲天乘；說苦集滅道四諦，令人脫三界（欲界，色界，無色界）輪迴苦，得阿羅漢果，名聲聞乘。說觀十二因緣（無明緣行，行緣識，識緣名色，名色緣六入，六入緣觸，觸緣受，受緣愛，愛緣取，取緣生，生緣老死）令成獨覺，令脫從他聞法苦，名緣覺乘。說六度（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令證菩提，福慧雙修，圓成佛果，名菩薩乘，如上五乘，名爲權教。

D 一乘實教

善知識，何名一乘實教？一與多對，實與權對，離多即一，離權即實，法華經云：「唯有一乘法，無二亦無三。」又云：「唯一佛乘，無有餘乘。」落二落三，皆是因機說教邊事。衆生與佛，同此性真，不減不增，當處即是，不假修爲。孔子所謂：「我欲仁，斯仁至矣。」又曰：「予欲無言」，亦彷彿有此消息，此事非言說思量所到，故法華云：「止止不須說，我法妙難思」，金剛云：「如來無所說」，維摩云：「無法可說，是名說法。」古德云：「佛說一切法，爲解一切心，我無一切心，何用一切法。」一乘對餘乘立名，實教對權教立名，但有名言，都無實義，一切法皆假，一切法皆空，空假了知，生中道義，五乘如花，一乘如果。五乘如枝，一乘如幹，善思念之。

E 神通原理

善知識，神通有五類六種；何名五類？
1 道通：以證悟實相之理而得之，如菩薩之通力無碍。
2 神通：凝心修定所得，如羅漢之通力自在。
3 依通：依憑藥物符咒所得，如神仙之靈變自在。
4 報通：亦名業通，果報而自以得之如諸天之

變化，如神龍之隱變。
5 妖通：惟妖使然如老狸古木之精爲奇變者。
以上五類：因地不同，發用亦異，何名六種？
1 天眼通：遠方事物，皆能洞見，無有隔碍。
2 天耳通：遠方聲音，皆悉聞知。
3 他心通：他人念慮，不啻而知。
4 宿命通：前生後世因果，皆能知之。
5 如意通：入水火，貫金石，飛行自在。
6 漏盡通：諸漏已盡，無復煩惱，惟八地以上菩薩，大阿羅漢有之，吾人尋常上述神通種類，則邪正釐然，其理由皆由一心起用也。

F 禪淨省要

禪宗又名心宗，將心印心，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一落言詮，便成剝法，然亦非無方便，今且在此短少時間略爲拈提。上節所述，大衆已知吾人此性本來與佛無殊，只以無始煩惱塵勞遮蔽妙明心體，百文禪師云：「但離妄緣，即如如佛。」如今大衆欲理會此事，但依六祖教法，屏息諸緣，勿生一念，不思善，不思惡，日久功深，時節若至，其理自彰，試看壇經，六祖最初在大庾嶺上，開示惠明，與最後開示薛簡，皆囑善惡都莫思量，自然得入清淨心體，祖云：「以無念爲宗，無相爲體，無住爲本，」皆極省要之言也。
淨土宗又名蓮宗，以念佛往生爲宗，見佛聞法爲旨，乘願再來爲用。吾人但依佛所教，執持名號，念「南無阿彌陀佛」六字，內心默持，念念相續，行住坐臥，閑忙醒夢，毋令間斷，壽終往生，萬修萬去。若求即生徹悟，禪淨相修，法當先行老實念佛，念到純熟，不須意根驅策，內心自然起念，醒夢閑忙，亦能不斷，則看「念佛是誰」？亦不賴念佛，看這時念佛的是誰呢？猛著精勤參究，時節到來，豁然大悟。若終身不悟，亦得往生西方極樂世界，名爲金磚敲門，如持金磚敲寶所之門，敲得開，入寶所，予取予携，敲不開，持此金磚，亦成小富，不憂貧寒，法至妙也。
上來所述望大衆加緊念佛，歸依三寶，隨緣修善，那麼，天龍八部，普遵佛勅，默相護持，人壽無常，不宜空過，珍重！

基隆月眉山靈泉寺傳戒期中戒律講演錄

(續二)

南亭

乙 1 尼羅源流

現在次於沙彌戒之後，應當講沙彌尼戒：「尼」，和優婆夷的「夷」，譯成國語，都是女的意思。男衆出家受沙彌戒，直稱沙彌，女衆出家受沙彌尼戒，稱沙彌尼，等於說沙彌女，或沙彌尼，以別於男衆的沙彌男或沙彌。沙彌男或沙彌尼，不稱爲沙彌男或沙彌尼者，因爲沙彌尼的尼字，並以簡別二者間的性別，這也是立名的巧妙。在講沙彌尼戒之前，先當明白尼衆的源流：尼衆的源流，很顯然是由於佛陀的師母，摩訶波闍提夫人出家。摩訶波闍提夫人出家的故事，散見於各經教中的很多。以我在藏經中所檢閱到的：有：寒字並中的「大愛道比丘尼經」上下兩卷，無譯人名，附北涼錄。致字並「釋迦譜」中釋迦師母出家記第十四。「釋迦世譜」中引中本起經，大致與大愛道比丘尼經相同。此中尤以寒字並一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第二中，敘述佛陀父母和姨母嫁娶的公案，頗健趣味，爲前此所未見聞。

佛陀的遠祖有名增長王者，娶四夫人，生四子四女。四子：一名火炬面，二名六耳，三名象行，四名寶劍。王四夫人皆不幸早死。增長王復娶鄰國女爲后，生子立爲國嗣，擯四王子兄弟姊妹於外。四王子等相率至於雪山下殞伽河畔，親比羅仙人所住的尼地方，除去草莽，搭架克難茅屋，採種種植，以爲生活。並且常於親比羅仙人處，親近供養。後來四個王子和四個王女，各各婚嫁，以及跟隨出來的民衆繁殖漸多。親比羅仙人爲他們選擇了一個肥沃的尼地方，酒水爲界，令他們居住。四王子即於其處，修築城垣，聚族而居。因爲是親比羅仙人之所恩賜，所以立名叫助比羅城。弟兄們慶於父王因娶後妻而擯斥前妻之子女，實屬殘忍，乃同立誓願，子孫孫，唯娶一婦，不得重婚，不得再娶。後來人口漸增，居住的區域，深感不夠。時有天人，爲

擇一處，別立一城，定名叫天示，移殖民衆，和衆相處。增長王年老，想起他的子女，大臣中有知道他們情況的，就告訴他：四王子已於雪山不遠，殞伽河的旁邊，立國以居，君民和樂，生活極好。增長王舉手加額，深生慶幸，連聲稱讚的說：我子大能，我子大能。因此四王子的後人，就以釋迦名其種族，因爲釋迦的楚語，就是中國語的能仁。後來增長王逝世，增長王後妻的王子「愛樂」和四個王子相繼爲王，一直傳到佛陀的祖父，獅子頰王，無法計其代數，但父子相約，不重婚，不要後妻，已成爲鐵一般的家規。獅子頰生四子：淨飯，白飯，解飯，甘露飯。淨飯王子，即佛陀之父。釋迦族已於多世以前遷都劫比羅城。——其他的地方也有名他迦毘羅國的。天示城又另爲一小王國，與獅子頰王同時的天示國王，名叫善悟，生有二女，大的名叫幻化，次女名叫勝幻化，兩女都生得容顏端正，尤以次女妙無比。依相師說：次女必生轉輪聖王，善悟王願與獅子頰王聯婚，乃馳書告獅子頰王，願以二女中之一女，嫁與淨飯太子。獅子頰王聞次女有將生轉輪王之徵兆，乃令使去還報善悟王，願娶次女爲太子妃，但又捨不得善悟王長公主的美，又碍於祖上不得重婚的規矩。乃與善悟王相約，先娶次女，長女稍待。奇巧迦毘羅國的附庸般茶婆國，忽然反叛，抄掠劫害，無所不爲。獅子頰王，認爲這是一個絕好的機會，乃勸淨飯太子率兵征討。太子奉命居於一帆船順風，馬到成功。獅子頰王，乃遵約宗族，以娶善悟王女爲太子妃，以酬太子之功。但下不爲例，以維持祖宗不重婚，不娶後妻的良好家法。善悟王次女勝幻化，即佛陀之母，摩耶夫人；長女幻化，即摩訶波闍提夫人，爲撫養佛陀長大成人之姨母。過去佛陀的生母和姨母是否爲嫡親姊妹，看完了這一段以後，才破這個謎。——這是附帶說說的——

根據釋迦譜系：佛陀姨母摩訶波闍提（譯成

國語爲大愛道）夫人（以後簡稱大愛道）的出家，似乎是在佛陀從弟調達，阿那律，跋提，同父弟孫陀羅難陀，佛子羅云出家以後，也是淨飯王既死以後才出家的。他的名字，在大愛道比丘尼經上稱「大愛道婆羅門」，釋迦譜上，則稱「羅雲」，其地地方，還有呼之爲俱舍羅，或婆羅門的。羅雲爲釋迦祖之姓，是什麼含義，卻沒有見到。婆、羅、俱、舍、羅，皆譯者不同；羅雲，羅雲，乃音譯之長短。呼夫人以姓，故說是羅雲，或婆羅門。

大愛道夫人出家的故事，要以大愛道比丘尼經爲最詳。但經中大愛道出家受沙彌尼十戒以後，經過三年，復求進步。佛陀告訴他說：婆羅門！你於十戒守持得如法，那末，還有大戒名具足戒，你實奉行，很快的就可以成佛，但這具足戒，有五百條之多，而且還要奉行十事，絲毫無犯，才得受具足戒。在這以後，大愛道又受過一番苦工，感到百鳥侍候，於是佛陀便授婆羅門大具足戒，爲比丘尼，奉行法律，遂成阿羅漢果。按比丘，比丘尼戒，皆爲六群比丘尼，犯一戒，佛陀才隨犯隨制，現在大愛道比丘尼，出家未久，如何有五百具足大戒，這是一個疑問，姑記於此，留待廣闡。（未完）

編後記

本刊一貫的宗旨，即在發揚佛教的文化，只求文化的發揚，不計經濟的盈虧。近數月來，本刊同人，又承受影響印佛教大藏經的重要任務，由於責任更加繁重，對各地讀者聯絡不無疏忽，致本刊近兩月來經費發生嚴重困難。九月份竟透支五百餘元，除緊縮開支外，第十一、十二兩期擬出合刊，此爲不得已之事，諸希讀者諸君原諒。並希海內外讀者一本過去愛護精神繼續援助訂閱，使此負有佛教文化史上重要任務的本刊，能繼續出版，則佛教幸甚，衆生幸甚。

漫談人生問題

念 生

這很像孔子知其不可而爲之，也像釋迦認定這個世界是五濁惡世，而積極的普渡衆生。尤其這裏說明了對於人類及所有生命的苦難，無不寄以萬分遺憾與憐憫，正是釋迦的無緣大慈，同體大悲，孔孟對於這個道理，引而未發，後儒一切學術，是只對人類的苦難，表示遺憾與憐憫，並不會有一念及於其他生命。宋儒一小部份會說幾句萬物同體。民胞物與的話，稍稍觸着邊際，而學術局面最恢濶的邵康節，竟說「天之能靈物，則謂之昊天，人之能靈民，則謂之聖人。」（觀物內篇）這個理論是講不通的。因爲人居天地之中而備三才，不但要靈民，也要靈物。所以中庸說「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康節的話，除非將民字照陽明解釋「在親民」的例，通指萬物，否則與聖言不合的。若聖人之道，只以人類爲對象，自天地萬物而言，只是自私其類，麒麟代表走獸，鳳凰代表飛鳥，也可稱爲天地之心，三才之一了，爲什麼聖人獨能配天呢？自秦漢而後，儒家走了錯路，很少有人想到這一點。陽明始對於萬物一體之仁，暢加發揮，許懷微所說，更爲深切著明，縱式未能實踐，也是難能可貴了。許懷微與佛教相合的思想，還不止此。他說：

人在對世界的關係中，由超脫以越出自然的關係。……真的超脫，是：人發覺他必須順從無事的歷程，轉而由內心的自由，以恢復他的精神的獨立，內心的自由，使他獲得力量，以對任一切艱困的遭遇，使他更知省身克己超脫是對於自己生存的精神與道德的肯定。唯有經過超脫的階段，人才能真的接受世界。吃飯穿衣，都是自然關係。佛教常說，「終脫就是由超脫越出自然關係。有人說：『那末終日殺人，未嘗舉一次刀，終日奪財未嘗伸一同行，這樣

超脫就可以無惡不作？』我說：殺人奪財是違反自然的關係，不順從世事的歷程，真能超脫的人，當然不作，內心自由，是以外界聽內心，不以內心聽外界，吃飯穿衣，是外界必不可免的事，內心尚能離吃飯穿衣的相，殺人奪財，是外界不應作的事，內心既已離相，外界安有更作之理？因內心自由，不受外界牽掣所以精神獨立，以精神獨立的力量，確認道德至上，任何艱困遭遇，不能使之搖動。精神與道德，都是屬於內心的，爲生存的價值所在，能够這樣則可以改造世界，而不爲世界所改造，反之，若內心受了物質的牽掣，而失去自由，精神就不能獨立。例如內心感覺殺害動物的不合理，而爲了營養滋味器用玩好，不得不然，就是受了物質牽掣而失去自由，精神不能獨立，沒有力量之抵抗外在的困難，一切物質的驅使，都能使之搖動，隨波逐流，沒有省身克己之可言，自己生存的價值，遂等於零，這樣人不配作世界的主人，因此可見內心自由，也就是內心離相的重要。有人認爲這是出世思想，根本錯誤，離一切相，才能作一切事。身在百鈞之內，不能提百鈞重物，身在急流之內，不能救急流溺人。蘇子瞻志林說：

辦天下之大業者，有天下之大節也。主天下之大節者，狹天下者也，夫以天下之大，而不足於動其心，則天下之大節有不足立而大事有不足辦者矣。……非千金之子，不能運千金之資，販夫販婦，得一金而不知所措，非智不若所居之早也，……夫天下不能動其心，是故其才全，以其全才而制天下，是故臨大事而不變，古之君子，必有高世之門，非苟求爲異而已。卿相之位千金之富，有所不屑將以自廣其心，使窮達利害，不能之芥蒂，以全其才，而欲有所爲耳。這是許懷微由超脫而接受世界之理由。有人說

：「東坡的話，是儒教方面的事，佛教的超脫，也是要接受世界嗎？」我說：佛教志在度盡一切衆生，爲什麼不是接受世界呢？試想自有佛教以來，人類及其他生命，受了多少利益？就知道佛教不是有言無行。佛教的出世，是要衆生不留一個的統統出世，（指成佛言，不作投山望海解釋）可以說目的是出世手段是入世的。儒教以政治達成衆生現在的樂生（後儒只限人類）佛教以教育達成衆生永久的樂生，二者無有不同。許懷微又說：

也只有我們能有誠意的勇氣，我們才能保有作爲一種精神力量的真理。這就是內心自由，不受外物牽掣，孟子的養勇養氣，不離於此。歷代學者，多數不能辦到。只有佛教重內輕外，有此境界，而許懷微恰好不贊成佛教，他對佛教與印度哲學的批評是：

與叔本華哲學相若，把生命在時空中的歷程，看得全無目的意志，所以無所用心於文明。佛教的上求佛道，下濟衆生，都依據時空中的生命歷程，怎麼是無目的意志呢？使人人改惡從善，斷惡證真，怎麼是無所用心於文明呢？他又說：

人一旦懷不樂生之心，他便把自己陷入了矛盾。他把不自然的，因此對他自己不真實的，和無從完成的目的，作爲他的生命哲學。這種思想，縱然否定世界，但仍不得不時時對樂生之心讓步，所以自身充滿了矛盾……惟有真的實行銷滅肉體的生存，這種否定樂生思想才得以達於表裏一致。

許懷微把佛教與印度哲學併爲一談，佛教本不與印度哲學相同，這是他的第一個錯誤。對佛教只看到了小乘的灰身滅智，所以認爲是廢不樂生之人，否定世界不知道真正佛教在大乘，而小乘只中途休息，佛教名曰「化城」（變化城池不堪久住見法華

環島弘法記

煮雲

池上有一個福蓮寺，距離火車站很遠，差不多要跑半小時，此地信徒很熱心，他們都從很遠的地方趕來車站，執旗歡迎，這地方是一個鄉村，池上街上連一部三輪車也沒有。福蓮寺地方雖小，到還清潔，溫銀波居士，是此地發起人，對宣揚佛教頗為熱心，他是臺東佛教會理事，比較正信，所以我們到福蓮寺，還沒有看不入眼的地。

池上是以一大水池為名，這個池塘有一千多甲地大，池裡出產很大，據說：「靠池塘出產生活者，達及千人之多。這是臺東最遠的邊境。當晚在福蓮寺講開示，到有一個五十多人，情緒很好，第二天上午九時在池上街上玉山戲院講演。

這裡最大的缺點就是沒有青年，我以為每一個團體，少不了青年，青年是團體的原動力，沒有青年等同沒有精神一樣，處處顯不出有熱烈的表現，並不是說：老年人不熱心，而是老年人沒有青年人好動，所以每個宗教都在爭取青年，國家也是爭取青年，我國數次革命的勝利，都是青年的力量，黃花崗七十二烈士，抗日時期，政府在重慶號召十萬知識青年從軍，然後有青年團的組織，現在政府也有青年救國團的組織，處處證明青年的重要，外教徒也是青年男女學生多，所以發達，這地方因為沒有青年活動，無論在那一方面講，都感覺差了一點。

富里車站，感人的一幕
富里是屬花蓮縣的地方，也是花蓮的最邊境，從來就沒有什麼法師去佈道，可是地方首長們都還信仰祖上傳來的佛教，可見近幾年來，基督教在富里熱烈的傳教，有很多的有錢人都信仰了外教，化三十多萬元建築一座高大雄偉的基督教堂，他們有金錢，有勢力，所以到處傳教時大罵佛教，凡是信佛教，拜祖先的人，都給罵為迷信愚痴。因此地方不信其教的人，都很生氣的說：「為什麼佛教就沒有有一個法師出來傳教呢？佛教裡是不是也有教理可講呢？我們數千年來，拜佛拜祖先相安無事，為什麼西洋的宗教來不肯我們拜呢？我們一定要請佛教裡法師來說明理由，解釋疑問。」

有一位陳明造居士，他是兩年前在臺東皈依的，他是一位廿多歲的青年，他一聽到我到關山佈教，特別歡喜，與一位林德德青年，趕到關山，一定要我去富里講兩天，我因富里沒有排進日程內，預備不去，可是他們一再要求，說明基督教徒如何侮辱佛教？有非去不可的樣子，因此我叫他們去電話與玉里花蓮兩個地方去連絡，讓兩天給富里講，他們見我答應了去，歡天喜地的回去佈置一切，印了很多宣傳單，到各村莊裡去散發。
富里的參議員林水木，村長林連松代表全體人民到池上迎接，陳明造更是不離左右，恐怕我不去似的，我

們乘四點二十分汽油快車至富里，當我一下車就聽到鑼鼓喧天的聲音，抬頭一看，車站那一邊人頭攢動，各人手中一把歡迎旗，在等著歡迎，有女童獻花致敬，進站後由林議員，一一介紹相識，有富里鄉長呂元清，水利主任林興財，鄉民代表陳有德，與地方重要信徒蕭渭水，黎庭東、胡金雲、林德從等數百人，鼓掌鳴炮，並有戲班樂隊，大鑼大鼓，吹吹打打，轟轟烈烈，尤其那個大鼓與那片突肚子的大鑼，他們像瘋了似的，打得振耳欲聾，沿途遊行，街市商店家家戶戶，焚香放炮，歡迎的行列長達一里多路，中西合併的樂器聲，鑼鼓聲，鞭炮聲歡呼聲織成一片交響曲，走到基督教堂前，他們故意示威似的，停下來盡力的敲着大鑼，大鼓，放着鞭炮，我們從這裡就深知地方上人，他們對洋教徒是如何的不滿，我來了他們又是如何的高興！就從這一歡迎場面，與熱烈的表情中看出來。

當天晚上在關帝廟前廣場上演講兩小時，聽眾最少在七百人以上，他們為了開法，不怕風吹，不怕天冷，（因為那時臺東有颱風寒流侵入）不怕站得脚痛，講完了還是不忍散去，最感人的是富里戲院，那天不能唱戲，開場無人來買票，都跑來聽我佈教，不去看戲，最後戲子也跑來聽我講道，可見這些地方的人，是如何需要佛法的慰藉呵！

千人以上，在鄉村裡佈教，有此壯大的盛況，實屬空前未有，第三天上午舉行的開法，皈依者數十人，議員林水木，村長林連松等皆皈依了三寶。我因兩晚聽眾多數都是站著聽，沒有椅子可以坐，將皈依者供養的二百三十多塊錢，悉數捐出做椅子，同時江鳳程居士也出三十元，潘妙玄居士也出二十元。他們隨我出來弘法，用自已的車費，還樂助功德如此發心值得讚嘆。

富里與玉里

一件事往往出入意料之外，這次富里就沒有預定來講，可是富里的聽眾超過一切，弘法時最怕是聽眾不定，小孩子吵鬧，流動式的來往。這樣講的人，就不能靜下心來講。可是富里沒有這樣不良的現象。聽眾始終不散，不動。最使我難過的是東里農會幹事，來要求無論如何，讓一天給他，可是富里的陳有德代表不承認，他們不是為的名利錢財的爭奪，而是為了講法的爭奪，在今日今時，能有這種為法之心，真如鳳毛麟角了。我只有內心愧答，為了時間限制，不能滿堂生輝，下次來一定滿堂所求。下午四時四十分的汽油車，從富里開往玉里，同行者有修和法師，江妙程，潘妙玄，陳妙明，等六七八人隨我去玉里。五點多鐘，車抵玉里，有吳萬子，張沐蘭等男女居士多人，在車站迎接，晚上在關帝廟前通俗演講，聽眾只有一兩百人。這原因固然很多，最大的原因是少宣傳，少青年的關係，論地方玉里比富里大幾倍，論聽眾玉里比富里少幾倍。如果有青年佛

（下轉第十九頁）

呈中佛會公函

為發行影印大藏經請轉呈內政部准予備案事

查本館於去年奉到

鈞會43中佛總字第305號公文准予建築成立在案。本館既以宏揚中華佛教文化為工作目標，遵照政府國策，揆度事實需要，印行佛教大藏經乃為當務之急。更查現在漢文大藏經各種版本，積砂藏六千餘卷，龍藏七千餘卷，頤和藏八千餘卷，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經正編九千餘卷。日本大正藏正編乃會萃我國各種漢文大藏經而加以補充，經世界學者公認為完善之本，原版燬於二次大戰現已不易購尋。茲經善信發起由本館按照原書影印流通，洋裝五十五冊，祇收工本費，以便學人。漢文藏經本係歷代華人著作

致外交部葉公超部長函

中華佛教文化館影印

大藏經委員會謹啓

九月十日

部長鈞鑒：竊以佛教居東方文化重要地位藏經乃佛教學說全部寄託尤以日本大正藏正編萃我國之遺文成釋門之巨著大戰以後原版燬滅零星部帙多為西人重價購去近年西洋學者研究東方哲學更其熱心本館應此需要影印原書廉價流通藉以發揚國光恢闡佛法素仰

鈞長尊重學術維護宗教茲附呈樣本五份擬懇准予轉函駐歐美各使領館向當地學術團體廣為介紹俾此宏法大業順利完成則中國大乘佛教之光榮不僅本會之私幸也肅此奉懇敬請鈞安

附影印大藏經樣本五份

之彙集，迭經日本重加編纂，回溯民國以來，頤和精舍翻印日本安教藏，商務印書館重印日本續藏，與本館此次影印日本大正藏，雖皆取材異國，無非還我舊物。本館廣續前規，應此需要，既以供給緇素信徒之研究，並以表揚我國文化之深造，所有發行影印大藏經緣由，理合檢同樣本兩份及預約辦法兩份呈請

鈞會鑒核轉請

內政部備案施行。再本館原名中華佛教文化會館，茲經發起人一致建議改稱中華佛教文化館，合併陳明，謹呈中國佛教會理事長

中華佛教文化館館長東初呈

四四年八月八日

更正

本刊第九期般若院功德欄、謝舜良、張季文各捐十元，實係各捐滙幣三十元之誤，特此更正。又無名氏捐文化館滙幣四百元

(上接第十八頁)

教徒，他們就會跑去宣傳。關山，富里，有青年就有辦法，聽衆多，池上玉里沒有青年減色不少。

第二天吳居士與張居士等知道宣傳的重要，有的去連絡擴聲機，有的去電臺廣播，有各種不同的話介紹，如國語，閩南語，客話。電臺是鎮公所主辦的，金玉里鎮重要的地方都裝置了擴聲器，在電臺裡一講，全鎮的人，坐在家裡，聽得清清楚楚。因此我就利用這個機會向該電臺主管人說好，下午七點在電臺裡佈教一小時，並有潘妙玄女居士等，唱三寶歌和西方歌，這種效果很大，晚上關帝廟用兩個擴音器，廟裡邊裝一個小的，外邊裝一個大的，很多店家，坐在家裡能聽到我講。晚上的聽衆頓然增加了數倍。講題是「信解行證」直至十一點講完。參觀玉里各佛寺

玉里有四個佛教的寺院，最大的是玉泉寺，最清幽的是華山寺，玉泉寺地方很好，可惜無人問事，住滿了軍隊，佛教寺宇不做佛教的事業，軍隊就會來住的，甚為可惜。至觀音院參觀，這地方雖然是茅蓬式，可是很清淨，只有一尊觀音聖像，說是由普陀山請來的。還有一個彌陀寺，那是在家式日本化的佛寺，我們去沒有看見主人出來招待，有三四個小孩子，在床上打架，看見有人來他們也不怕，仍然在那裡打吵，簡直不成樣子。清淨佛地，不如居家的佛堂莊嚴和安靜。

四個地方比較起來是華山寺最好，寺前的一塊大花園，各種花草，幽

香清雅，風景怡人。所以過去內地來的法師們，都是住錫在華山寺，這裡的住持是一位中年帶髮出家的姑娘，法名紹樂，待人很好，懂得恭敬三寶會親自去當里接我。

本來今天去花蓮，可是張沐蘭等車宣傳，可是花蓮方面，報紙上消息已經發表了，中午忽然來電話，一定不能延期，因此他們就在電話發生了爭執，最後還是我決定要去花蓮。

茲承 (恕不稱呼)

一、董事孫清揚捐貳百元、周王青蓮捐一百元、黃玉國通、殷金秀芳、張少齊、周本澤、李觀靈、侯本智、時本殿各捐五十元。張觀怡、蔡觀依合捐五十元。
二、讀者，劉董氏，李本慈各捐一百元，無名氏捐二百元，融熙法師捐百廿元，李濟華捐五十元。特此鳴謝

人生雜誌社謹啓

九月份收支報告

一、入董事費	八五〇.〇〇
一、入讀者捐助	六四〇.〇〇
一、入訂售刊	一五七.〇〇
一、前存	二一.四〇
總計	一、六六八.四〇
一、支印費	一、四二〇.〇〇
一、支報紙	三〇五.〇〇
一、支編輯費	二〇〇.〇〇
一、支送力	四〇.〇〇
一、支郵資	一三三.七〇
總計	二、二〇二.七〇
實透付	五三四.三〇

釋迦牟尼佛傳

摩訶

佛陀知道毘舍佉所要求的八事以後，他又問道：

「毘舍佉！布施者是有資格的限制，但你有甚麼理由要行這八項布施呢？」

毘舍佉回答道：

「佛陀！我老實的告訴你，我今天預備好了飯菜以後，我就叫我家中的女僕前去恭請佛陀和諸比丘，她去後不久回來說沒有達到佛陀和諸比丘，我很感到奇怪，佛陀在室內靜座是不動，但諸比丘到那兒去了呢？後來我聽諸比丘說沒有雨中的著物，每逢下雨的時候，在精舍裏總把上衣脫去，僕女怕羞，所以回來說沒有看到。雨中沒有衣服很不方便，所以我想布施比丘們雨中特別穿著的衣服，這是我第一個願望布施的理由。」

第二個願望，初加入僧團中做比丘的人，怎麼樣去托鉢乞食，到甚麼地方才有供養，他們是不知道的，為了一餐飲食，免得辛辛苦苦的要走很多路，所以我想到要布施他們。

第三個願望，出外旅行的比丘，為了托鉢，想到的地方要很遠的才到，沒有金錢，走路是多麼的不便，所以我願如此的布施。

第四個願望，比丘們有病沒有醫藥，身體不容易很快的痊癒，所以我

歡喜布施他們的醫藥。

第五個願望，比丘們有病，沒有適當調養的食物，這對以後的身體很有影響，這也不能不注意。

第六個願望，看護病人的比丘，又要忙看病，又要忙乞食，這是顧及不來的，為了讓看病的比丘一心的看病，不要為飲食煩心，所以我願意供養。

第七個願望，常時聽佛陀讚歎有十種利益，比丘們晚上不出外乞食，我供養他們一點稀飯，調調心，可以增長他們的體魄。

第八個願望，我們在河川的水邊洗浴，常常見到比丘尼也裸著體在洗浴，有時很多寶貴的娼婦，也同在一起洗浴，她們嘲笑說：「比丘尼們！你們皆青春美貌，守著清淨的生活有什麼利益？不如年青的時候享受紅塵的快樂，老年再去出家過清淨的生活，這可以達到兩個目的，你們為什麼要那麼傻呢？」佛陀，比丘尼在光天化日之下，裸著體和娼婦們一起洗浴很不美觀。不若穿起浴衣，和我們一樣的洗浴比較好看。

這是我願望行此八項布施的理由，希望佛陀慈悲答應！」

佛陀沒有急急的答應，又再問道：

「毘舍佉！你這樣的發心我已知

道，但這與你有什麼利益呢？」

毘舍佉回答道：

「佛陀！假若將來有一天，我見到某一比丘別世的時候，能够聽得佛陀說，這個比丘進入涅槃，是得悟的阿羅漢的話，我就靜靜的想，不知他在舍衛城有住過嗎？其時有人告訴我，他就是祇園精舍的比丘，我就會知道，這位比丘的阿羅漢，下雨的時候穿過我的雨衣，旅行的時候受過我的布施，有病的時候，我供養過適當的飲食和湯藥，他是一個聖人，我和他結緣，我一定仰仗他的功德得到無上的安心和幸福。佛陀！為了我自己，我願行這八項布施！」

佛陀讚歎說道：

「你的願望很好，我很歡喜的答應你這八項布施，這也是你的歡喜。真正的布施，要心生歡喜，要尊敬受施者，不可以有一點可惜的心，不望受施者感謝和報答，如能這樣布施，自己可以得到幸福的果報，受施者也同時可以得到幸福的果報。毘舍佉！你已了解到你不捨財，財亦要捨你，不如捨財，令作功德堅固！」

毘舍佉聽佛陀開示，讚歎答應以後，生大歡喜，他像見到佛陀的光明已照到他的四週，他沐浴在佛陀的慈光中，身心都感到非常安樂自在。

佛陀的僧團中，比丘和比丘尼過

的什麼生活，不難想像而知。

不過，他們的物質生活雖很貧乏，但心內却充滿歡喜，因為他們已接觸到佛陀的愛的人。

三六、迦留陀夷其人其事

佛陀的弟子中，有著各種各樣的人，安份守己的人固多，搗風作浪的人也不少。

當初，奉淨飯大王的命令，侍奉佛陀在做太子時的優陀夷，他本名叫迦留陀夷，當佛陀要立志出家，迦留陀夷曾用種種的欲情美詞勸導太子。佛陀成道後，再奉淨飯大王的命令，迎請佛陀回到祖國的也是迦留陀夷。迦留陀夷沒有真正發心出家，而是因為在佛陀的威德攝受之下，勉勵強強的剃除鬚髮，換著袈裟。

論起迦留陀夷這個人，他是常常因為女人的事給別人批評，給佛陀呵斥，可以說，他是常常失敗在女人的手中。有時一陣風潮以後，他也知道懺悔謝罪，但他生性風流，無法永遠控制住自己的情感，每當他給外境誘惑得理智不過情感時，他就浸在水中，希望藉此能改換性情。他就是這麼一位滑稽的人物。

迦留陀夷雖然生性如此浪漫，但他很有才能，因為他當初在佛陀做太子時曾服侍過佛陀，所以誰都認識他

佛陀完全知道迦留陀夷的為人，佛陀認定他是一個好人，每當他失敗的時候，佛陀呵斥他幾句以外從未計較其他事。

佛陀的弟子中，都料想不到佛陀會對放逸的迦留陀夷這麼寬大包容，佛陀已不像才開始組織僧團的那麼嚴格，犯過悔的人，佛陀都認為他將來還有希望，如果肯悔改，佛陀是沒有不原諒的。

佛陀對迦留陀夷的寬容，這事只有提婆達多最感到不滿，因為他的毛羽未乾，他的集團派系尚未成立，他只有在背後集合和他同感的人發發牢騷，洩洩胸中的不平，在表面上是沒有人敢反對佛陀的作風。

佛陀知道人間的弱點，他知道悔改的人會漸漸的變好，迦留陀夷就是這麼一個人物的代表。

迦留陀夷和佛陀住在祇園精舍時，園中常有鳥鴉聚集起來啼叫，那呱呱的聲音很是嘈雜，他不能安心靜坐，大為發怒，他就特別做起弓箭來企圖射殺那些鳥鴉，後來給佛陀知道時，會沒有客氣的呵斥他一次。又有一次，迦留陀夷進宮去見波斯匿王，波斯匿王把他看為老朋友，進出一向是不要通報，他走進王宮，適值末利夫人早晨起身，知道迦留陀夷來時，她就趕快披起一件大衣，但一不小心，披在肩上的衣服忽然掉下來，她很感到裸體的羞恥，趕快縮緊一團，迦留陀夷大喜，回來對大家說：「今天我看到波斯匿王最貴的申斥他一頓，佛陀知道時，也嚴重的申斥他一頓。脫起這位迦留陀夷，聽說那裡有美麗的，女人，他總要去看看；出門的時候，他自己的東西總愛給少年的比丘去拿，他更愛三五成群的開玩笑，這是官僚的習氣，佛陀總是不客氣的呵斥他。」

他是常常給佛陀呵斥的人！

有一天，迦留陀夷相逢到一個婆羅門的姑娘，照例的他又給美色誘惑得不能自主，這個姑娘對迦留陀夷也走有無人的地方，迦留陀夷就向她接吻，接吻的時候迦留陀夷心中忽然嚇了一跳，跟後他就離開這個姑娘，不敢再看一眼的逃回祇園精舍，這個姑娘，認為迦留陀夷出爾反爾，有意侮辱她，傷害她的自尊心，她即刻毆傷自己的身體，撕破自己的衣服，回到家中哭鬧着告訴父親，迦留陀夷用暴力調戲她。

這個姑娘的父親聽後大怒，集合他的鄉黨，埋伏在一地等候迦留陀夷，等到迦留陀夷被打得不能支持時，就把他投進圍繞在宮殿四週的河中。

迦留陀夷的衛兵見到迦留陀夷時，就把他營救上來，帶去見波斯匿王，雖然他很有才能的迦留陀夷，這一次見到波斯匿王時，也不禁感到萬分的羞愧！他對波斯匿王發誓說，以後決定不再再有這樣的行為，波斯匿王替他憂傷數日，派人好好的把他送回祇園精舍。

佛陀以後就叫迦留陀夷服侍自己，一步一跟的不要離開，不久，佛陀到迦留陀夷的健若舍去說法，他就把迦留陀夷一同帶去。佛陀說法時，他要聽講，佛陀靜坐時，他也坐在佛陀座旁參禪。

有一次，他體味到參禪靜坐的微妙，他心中煩惱欲情的雲霧，像給朗朗的日月照開，坐禪以後他就對佛陀說道：「佛陀！我今天好像從夢中醒過來，我在佛陀的座傍參禪，到今天實

實在的體會到佛陀對我們的恩惠。

我們所以能夠獲得安穩的生活，心中離不開的若煩惱，都是因為有佛陀的教示，我到今天才感到佛陀的教示，我們是這麼的親切。我有很多惡的習氣，幸逢到佛陀的善法救濟，我感激得粉身碎骨也不够報答佛陀。過去，佛陀說過，過了正午，比丘最好不要再進飲食，那時我總是不能忍耐，信者晚上的供養又特別豐富美味，我現在才知道不非時食，確實經過雨之夜，也會和比丘們在街上托鉢，我見到一個姘婦疑我們是鬼而墮胎，想起那些事實，我們很感激佛陀的教法，實在說，做比丘的要有正念，正定，正智慧，這才能安慰到我們比丘的心，這才能使我們自己的心靈快樂。我承受奉行佛陀的教法，高興得真不知如何來形容。」

佛陀聽後，微笑的說道：「迦留陀夷！你已經知道出家修道的意義。世間上的快樂，比出家修道的宜揚真理體證法樂以上的快樂是沒有的，唯有知道這種快樂的人，才知道涅槃的快樂到底是怎樣的快樂。」

迦留陀夷很是歡喜，他第一次受到佛陀的褒獎和讚許。

比丘中有甚深習氣的是迦留陀夷，比丘尼中喜行惡法的是憍難陀，憍難陀像是迦留陀夷的化身，但她沒有迦留陀夷的才能，沒有迦留陀夷的善良的心。

憍難陀雖剃髮染衣，她和別的比丘尼不一樣，她發露的性情一點都沒有去除。佛陀對她像對迦留陀夷一樣，常常呵斥她，不過除呵斥以外，並沒有把她逐出僧團。憍難陀最討厭的就是大迦葉，因為他那八風吹不

動似的威嚴的態度，她最不喜歡看。

她對佛陀只有低頭，崇敬，見到大迦葉的聖者之類，她就皺着眉，心如刀絞。有一天大迦葉托鉢乞食回來，路上和她相逢，她就向大迦葉唾吐罵道：「這是沒有懂得萬法平等緣起的人，早上就遇到這個外道真不順遂！」

憍難陀犯了八數法，如果大迦葉報告佛陀，一定會把她驅逐出去，但大迦葉像沒有聽到她的話，根本就不和她計較。但這件事情傳聞到迦留陀夷的耳中，他異常憤怒。他對憍難陀輕慢大迦葉，不尊敬長老的聖格，很是不平。他走到憍難陀的居所，指着她罵道：「你这个惡婆，你敢唾大迦葉，你也敢唾俺嗎？」

憍難陀知道迦留陀夷的為人，還沒有開口，迦留陀夷就打倒她，訓斥她一頓。

佛陀知道後，搖搖頭，他知道少分證得聖果的人，見惑上的煩惱無明斷，但思惑上煩惱無明尚不易除，佛陀並沒有再責怪迦留陀夷。

迦留陀夷這個人，同誰都談得來，同誰都能親密的相處，這是他的特長，尤其接引女人來皈依佛陀，沒有人再比他更有辦法。舍利弗、目犍連、大迦葉等，見到女人，總感到有些束手無策，而迦留陀夷則應付裕如，很多長老們做不到的事情，他都能毫不費心費力的做到。被大家都厭棄的人，被大家都認做沒有辦法的人，迦留陀夷對他還是很歡喜的來往，對他沒有怨毒的心，沒有真高我慢。若是值得尊敬的長老，他也是尊敬他。他是僧團中一個很有人緣的人，也是大眾取笑的對象。

迦留陀夷在佛陀身邊親近一個時期，於道學上的修養很有進步，佛陀很關心他，很愛護他，總沒有嫌他討厭。佛陀回到祇園精舍的時候，他也回來，但佛陀後來很放心他的個人行動。

有一天，迦留陀夷獨自的走在街上乞食，他經過一個餅店，店中有個中年的女人，他就向前對着那個女人笑着說了兩聲「很香」的話，那個女人就拿了一個燒餅供養他，他對女人說道：

「你的燒餅很香，這麼多個給我一個，人吃很可惜，請你幫我拿到祇園精舍去，分給大家吃，好嗎？」

那個女人很乖巧，溫和的點點頭，就拿着一個燒餅和迦留陀夷同到祇園精舍來，以這個為緣，這個女人就皈依佛陀，不久，丈夫也給妻子接引，皈依佛陀的座下，夫婦都成為熱心佛教的虔誠信者，他倆只生養一個姑娘，招贅一個女婿在家，後來迦留陀夷和他們全家都很好，常常到他們家中去玩。可是，很不幸的就是這對夫婦，不久就相繼辭世，只留下姑娘和女婿。

年青的姑娘和丈夫很敬重迦留陀夷，很歡喜聽他教訓。有一天上午，迦留陀夷走到姑娘的家中，姑娘的丈夫出去推銷燒餅，因此一件男女的姦情無意中就給迦留陀夷看到。原來這個姑娘瞞着丈夫正和一個不知名的男人親親蜜蜜。聽說這個男人是盜匪一類的人物，迦留陀夷見到時進退為難，很感到困惑，他萬想不到有這一種尷尬的場面。

那個盜匪一類的男人，見到迦留陀夷就很快逃去，姑娘並沒有感到羞愧，她心中反而怨怪迦留陀夷是故意前來尋找麻煩。迦留陀夷勸她要忠

於丈夫，顧到名譽，早一點和那個盜匪的男人離開，不然家庭的後果，一定非常的不幸。

姑娘默然沒有把迦留陀夷的忠告聽在耳中，她惟恐自己的秘密會給迦留陀夷告訴她的丈夫，她等迦留陀夷走後，經過一週考慮，她生起殺害迦留陀夷的心。饒舌的迦留陀夷，他不知道這個姑娘給愛情迷得失去理性，不顧和那個男人離開，他也萬想不到忠告人家後果不幸的話會帶給他自已可怕的後果。

姑娘等到男人又來時，她用媚惑的力量，向男人說出她的計劃，她說，讓迦留陀夷活着與彼此都很不利。

那個男人很以為然的說道：「迦留陀夷是一位尊者，是大聖佛陀的弟子，很得波斯匿王的信仰。王宮中可以自由的進出，文武大臣都是他的朋友，殺害他，真是對我們很危險的事。」

姑娘撒嬌的氣着說道：

「你這麼沒有用！殺害他又不能給人知道，我們要得長久，他是眼中釘，不能不把他除去，你只要依着我的計劃去做即可。」

男人雖然還沒有起殺心，但姑娘的話也不敢反對。不久，這個姑娘裝病叫迦留陀夷前來。

迦留陀夷來時，她又裝着悔過似說道：

「謝謝您的光臨前來，我現在已經決定和那個男人離開，請你放心！」

迦留陀夷大喜，連聲稱讚道：「很好！很好！」姑娘用種種動聽的話，向迦留陀夷敘說，迦留陀夷也很高興的對她說一些道德倫常的話。他們談到更深人靜的時候，迦留陀夷才起身告辭，姑

娘就要送他回去，他們走着談着，途中，等待着的那個盜匪見到迦留陀夷時，即從他的身後連砍數刀，迦留陀夷就這樣無聲無息的被殺害了，姑娘和那個盜匪把迦留陀夷的屍體埋藏在一個墓坑之下。四野黑黝黝的，天空沒有星光，夜風吹寒人的心扉。陰森的迦留陀夷從此再不會回到祇園精舍，兩天三天，當然是沒有問題，三天五天以上，大家見不到迦留陀夷，不覺都懷疑起來。

佛陀數日來就沒有什麼說話，他告訴弟子們說，迦留陀夷的袈裟，今後他不會再披，最好請舍利弗為他轉送給別人，並希望弟子們今後不要在世俗的人家太活躍。

大家不知道佛陀的意思，只看到佛陀像是很悲哀的樣子。有一天，迦留陀夷的死骸被人發現，消息傳到祇園的時候，大家非常同情和驚慌，佛陀沒有什麼表示，他舉頭望望天空中的白雲深處。

波斯匿王聽到迦留陀夷被害的報告，震怒得暴跳如雷，限期逮捕兇手，他說一定要為迦留陀夷伸冤，這一件兇殺案，因此就傳遍全國。

比丘們私下議論迦留陀夷的被害，一定是有關女人的事，不是桃色糾紛，也是遭別人嫉妬。佛陀告誡大家，不要誤會現在的迦留陀夷，還是過去的迦留陀夷。世間上發生不幸的事，雖然離不開名利美人，但推論迦留陀夷被害，也是因為貪愛名利美色，這樣的理由是不能成立。迦留陀夷的遭遇不幸，那是因為他不重小節，於是在家的人群中太活躍的關係。最後佛陀希望弟子要重生活威儀，尤其走在街上，不要東張西望，不要和人太表示親密。

有人說：迦留陀夷被人兇殺而死，一定死得很苦，很悲慘，但舍利弗等大比丘，堅持着說迦留陀夷被害的時候是很安樂很平和的。

舍利弗說他在王舍城附近森林中坐禪的時候，在離他不遠的一個巖窟中有一位優波先那比丘尼在修道。優波先那有一次進入三昧時，像有一口什麼東西在她身上爬着，並被咬了一口，後來見到一條有名的毒蛇從她的衣服裏爬出來，優波先那知道一定安祥的說道：

「舍利弗尊者！我被毒蛇咬了，馬上就要死，現在毒還沒有在我的身上巡迴，請你把我拖出去準備火葬！」

舍利弗不信似的回答說道：

「沒有這回事，被毒蛇咬了的人，顏色馬上就要變的，我看你的顏色如常，你怎麼會這樣說？」

優波先那仍然平和的說道：

「舍利弗尊者，佛陀說人的身體是四大五蘊假因緣集合的，沒有一東西，這東西，也沒有我所有的一東西，人生像一場戲言，如幻如化，本來是空，毒蛇能咬我緣和合的色身，怎麼能咬空呢？我的顏色不變，就是這個道理。」

優波先那能解脫肉身的痛苦，靜靜的進入涅槃，見到的人，都很感動和讚歎，舍利弗就此說明覺悟的聖者，身體可遭兇殺的力量死去，但心境却都是平和安樂的。

不久，殺害迦留陀夷的那個做盜匪的男人被捕，民衆中有人說那天還看到迦留陀夷和姑娘同走的，因此姑娘和男人經過審問後，波斯匿王下令判處極刑。

從此，迦留陀夷的身體是毀滅了，但他的性靈却上升了。（未完）

歲，規模日漸擴大，人數日漸增加，可不讓幼雅園中的星期基督教徒集會禮拜，專美於前，也可算是溪州臺糖公司的宗教自由空氣吧！(拙記者)

高雄

南亭老法師率領之中華佛教文化館印大藏經，環島宣傳一行十餘人，已於中秋節抵達鳳山佛教蓮社，該社特舉行歡迎大會，到各界信士達千餘人，請南亭老法師開示。次至高雄佛教會講經，亦有聽眾千人。該團現又赴澎湖縣宣傳大藏經，不日將至西線各縣市，當更有一番熱鬧。

北投

中華佛教文化館印大藏經委員會，為因各界要求，故預約時期延長一月，十月底截止。現各方預約極為踴躍，最顯著者臺北縣約有三四十部，屏東縣約有二十多部，基隆市黃君士普居士等經手預約十一部，蔡宗法師經手預約六部，板月居士經手十餘部，嘉義市陳君元、李正平、鍾石磐等居士經手六部，鳳山老法師經手二十部。據開環島宣傳團南亭老法師於宜蘭、花蓮、臺東各地宣傳佛法贊助預約大藏經，已有五六部，照目前成績估計，十月內定可達到預定數量，故大藏經出版為期不久，拭目可待。

大藏經通訊

東初法師少齊開士惠鑒：
前今兩日分向東和寺、勸化堂等處與臺北市各寺廟之認識者相商請其紹介之戶，榮宗法師，已覺得五部，

宗相賢頓等各一、二部，覺淨老和尚二部，他們今又會商分別徵求，據他們說臺北縣內三四十部總可達到；南法師等月底當有成數報到。海外方面請再函各得力人一催，總之十一月要開始付印方安。

李子宣頂禮 九月廿三

東初老法師鑒：

茲寄上基隆方面各寺及信徒預約大藏經預約單共十一份，定金共計二千六百四十元，已於今日交基隆第一商業銀行甲種二五一存戶匯上，請查照，並請將預約收據分別寄交各預約人為荷，順候道祺。

弟子黃奎頂禮 九、廿六

東初法師鑒：敬啟者，茲由銀行匯上預約大藏經五部款銀一千二百元正，諒不日可收到，凡此五部藏經預約主人均為珠寶雨往招(因中部連日綿綿下雨幾有半月之久)，茲另附上此五部預約者名單，務盼法師以後通知可照此名單，登記後他日直接運寄該預約者可矣。另有匯款收據一紙一併奉呈請檢收為荷，但不知目下預約藏經者有若干部矣，公暇希示知至感。此敬頌法安。張月珠和南頂禮

九、六東初法師鑒：

教言及聘書奉悉，佩感之至！影印大藏，如優曇鉢華時一現耳，凡佛弟子寧能等閒視之！世界文化追求者，同聲相應，理亦宜然，良以三藏法寶不僅為佛教領域之憲法，實乃為世界文化之源泉。吳尚書閣澤壽孫權曰：「孔老之教法天制用不敢違天，諸佛之教法奉行不敢違佛」，世教多端視孔老已隱乎其後，而猶各自猖獗邪魔併雜「孤非師子類，燈非日月明」

一多見其不自量也，現值末法，法道流弊，釋尊在時之惡記，今已一一兌現，為降魔計，宜宜有金剛密跡摩山持杵，為度生計亦宜有指路之碑，見月之指，影印大藏此其時矣。路途渺詞並供芻見：

一、酌予展期預約：預約期將屆滿，是否恰如理想似未可知，低價請藏之機會，若酌予延長，必多觀感與起者

二、籌設寄經處：本省正式寺廟有數可稽，請藏者恐係在家信眾居多，但大陸同仁際此荒年才然一身所居，僅堪容膝，況復遷徙無定，供養法寶，殊多未便，若由貴會代設公共寄經處，應求者之需要，功德不可思議，寄經簡章另討之。

三、改進交款辦法：國內交款以向郵局開立賬戶(訪各雜誌先例)，任憑請藏者免費交郵入賬為妥，由銀行匯寄手續甚不簡單。

四、變更交款預約：預約辦法第三條按月按年兩種，請藏者如個人經濟情形，發生變化，則化零為整，即按年變成按月，化整為零，不背原則似無不可。

五、供給請藏者影印消息：請由人生雜誌社專欄記載，愚見所及，僅就請藏者立場切合事實言之，仍諸仁者

酌之肅此敬叩
道安 學末李濟華頂禮 九、二六
附啟者小廬即將遷居北市門牌未詳如荷賜教暫由程觀心居士轉

人生

月刊

佛曆二五八一年十月十日出版
中華民國四十四年十月十日出版

社長：南
發行人：東
主編：心
發行所：人生雜誌社
臺灣新北投法藏寺

一、國外分社
主：香港
任：優
地址：香港跑馬地奕樂街三十號

二、菲律賓分社
主：瑞
任：瑞
地址：No. 1074, NARRA STREET, MANILA

三、南洋分社
主：妙
任：妙
地址：檳城極樂寺

四、泰國分社
主：謝
任：謝
地址：曼谷三聘城內福興宮對水龍頭巷六號

訂價	
年	全
本省臺幣	貳陸元
海外非幣	陸元
港幣	拾貳元

本期零售壹幣二元五角